



序

本而志固其表矣非則然而一

領書

日

前賢輶車所至輒有成書後之讀之者以為此  
菀林之瓊瑰而詞人之羽翰也然而經術有旅  
固非一揆輿圖之編其來尚矣神禹開疆於前  
職方嗣响於後而伯益嗜奇燦若九金之鼎猗  
歟偉矣雖然君子之載筆也固將經緯天地耳  
而經緯天地又以人事為歸不然者鉛塹商皇  
或失則不詳或失則不經其下者中郎秘之帳

中耳卽上之或以標羣玉之峯矜上帝之府也  
有餘哉而終於人事鮮裨焉楊馬賦手麗而不  
則曲終奏雅其與幾何大言炎炎殊有逕庭矣  
再來先生以壯猷偉畧攜危疆以還之  
天子  
天子嘉之聖門之所謂可與權者非歟予乃得肩  
隨而朝夕共事幸矣迨讀滇攷一書乃知學固  
有本而志固有素良非偶然而一編爲百世鑑

亦非華陽益部諸册所可望其肩背者也意切  
柔能遠畧故不屑屑撫山川土物之繁以爲富  
而於得失治亂之所以然者每篇之亂三致意  
焉正如武惠粹盤左戈右印國工楸野扼要爭  
先此百代柔遠之龜著而玉斧之外永安覆盂  
以大匡聖治者也譬之日月所經岳瀆燭照而  
萬物以滋千劫不改亦以人事爲功也經國大  
業不朽勝事於是乎取之子桓之言不誣矣其

東扶翼天常激揚名義風教所關彝倫式敘而  
夫旨則尤在型茲仁廉懲彼貪吝蓋荒服之召  
釁也率由官邪促之榮公溪壑視金車之求千  
百陪而無算彼蚩蚩者怨詛不能自抑挺而走  
險固其所也不德則鹿不亦信而可徵乎不然  
者六詔雖遐其審於利害固與冠帶之倫同矣  
苟能疆以周索蔡人亦吾人也豈其不惜項領  
而以上國之京觀爲樂乎必不然矣此固古今

得失之林也後之讀是編者能得其意而用之  
無寧茲蕞爾救寧恪恭正朔我知王會可圖越  
裳可譯於是始基之矣先生詩文之外著述纍  
纍而世德世學之貽卽閨閣遺澤有焯彤管夫  
嶠岷固有其源也先生之授簡也戒予勿辭費  
故僅誌其崖畧如此

淄川年家弟高珩拜題

滇致序非是曷也子之以親安於時則典諸人皆  
學而不明於治亂之故無貴乎其學也仕而不察於  
治亂之由無貴乎其仕也顧學在端其本源而仕必  
鏡乎往事知往所以治卽知今所以致治矣知往所  
以亂卽知今所以弭亂矣滇固昔所稱易亂而難治  
者也我平來去豈無所問爰錄禮制以報衆大社

國家勞百萬師以取之特畱藩旗設行臺大臣以理之  
內而三使司外而分四道十鎮一十郡以交制之  
其不鄙棄遠人欲與同享太平之盛之意甚厚官此

士者顧勿能考人情土俗所宜登斯民於衽席揆諸  
學古入官之義不有愆乎予小子承乏理金齒區稔  
矣幸得免覆餗平反之服思進觀前代之事蹟而載  
籍缺然年來往還滇洱間殘編斷簡以次購集大抵  
乘苦於繁而寡要裨失於怪而不經因不揣固陋舉  
其事之最著者分題彙輯爲三十有七篇名之曰滇  
攷自戰國迄明其間治亂之數釐然備陳於是知滇  
非難治也承之以鄭純張翕賽典赤諸人欲無治不  
可得也非易亂也予之以張虔佗劉深陳典諸人欲

無亂不可得也非易亂而難治也予之以陳立楊竦  
韋仁壽諸人欲無轉亂以爲治不可得也傳曰學者  
效也又曰仕而優則學此予滇攷一書之所爲作乎  
若夫山川之融結人物之生聚仙真佛子之出滅則  
向者乘輿稗備之非予所能盡收也予所攷者爲仕  
而學者攷也又曰在端其本源何也操之以廉潔行  
之以仁恕無往而不得治焉不必攷亦可也昔

康熙建元歲次乙巳仲春中浣永昌軍民府推官天  
台馮甦書於九隆山下之春暉堂



不幸言之而中者幸賴我二十年來變賦性  
皇上直聰神武掃除寇亂西南一隅行復觀天日從此  
受寄荒服能咸奉此書以行雖長享太平無難矣因  
重授梓人以公諸同志尚有續滇攷專記彼地輿革  
及山川人物之勝與南枝集詩文劫灰錄見聞筆記  
諸書篇什繁夥俟攜歸武林續出問世以見吾表兄  
殫心吏事仍不廢著述如此卽太淑人斷機晝夜之  
教亦可於茲想見云  
康熙庚申春日中表弟戴慶華較定併書

滇攷目錄

卷上

楚莊躋王滇

漢通西南彝置郡縣

金馬碧雞之神

响町侯

益州諸新郡吏績

哀牢國內附

諸葛武鄉侯南征



寧州刺史

隋史萬歲平爨翫

唐初經理滇中

南詔始興

并六詔為一

南詔叛殺張虔陀李宓等

異牟尋復歸唐

王嵯巔入寇

世隆僭號

唐與南詔和親

鄭買嗣趙善政楊干貞篡奪

段氏大理國始末

卷下 南詔

元世祖平雲南

賽典赤張立道父子政績

元征緬與八百媳婦國

元雲南諸王

十二總管

明三將軍定雲南

沐黔國世裔

建文遜跡八百餘年

征麓川與立酋父子交讎

三宣六慰雲南

卷鎮守太監德度李宏等

緬甸莽瑞體父子入寇

武尋諸府改設流官始末

珍貢南瑞味賤

議開金沙江

滇南科目

水鳥之變

普吾沙亂滇

昔晉少卿

水經文

鄭南味

清開金

滇攷

卷上

天台馮

甦再來編

楚莊躋王滇

滇在三代不見於經傳。按其地之可考者。帝顓頊生於若水。水經註云。若水南經雲南郡之遂久縣。卽今之金沙江也。禹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梁州水入南海者。惟瀾滄江。元史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今雲龍州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經其麓。其地有黑水祠焉。逸周書獻令曰。西南產里。

滇攷  
 卷上  
 楚莊躋王滇  
 天台馮  
 甦再來編

莊躄後漢書作莊豪  
項襄王史記前漢書俱作威王  
今考其時依後漢書作項襄為

百濮以象齒短狗為獻。產里即今車里。西南有百國。目為百濮。武王東征。鬻人濮人與焉。楚語曰。叔熊逃難於濮。今姚安楚雄間有濮落蠻。定遠名鬻州。順寧稱古濮地。是滇之通中國久矣。然山川名號與世移。易滇國之稱。自楚莊躄始。莊躄者楚莊王之苗裔也。當項襄王時為將。從沅水伐夜郎。至且蘭。楸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民最貧。躄引兵至滇池。池周回三百里。源

是

歎音案漢書作嘗破  
五尺道在郎州其地險阨纔廣五尺故云

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其旁地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可數千里。躄以兵威略定滇地。使部將小卜。分兵收滇。西諸蠻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滇。築苴蘭城居之。以聲教誘服諸彝。彝人皆悅。共推躄為君長。躄變服從其俗。以王之。及秦并天下。使常歎略通五尺道。西南諸國頗置吏。莊氏仍世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常羗躄之後也。躄墓在南廣縣。晉時為五苓蠻所發。刺史王遜欲誅蠻。以此為罪而討。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牂牁。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蜀出踰。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在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帝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三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徼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

熨道謠云  
標溪赤木  
盤蛇七曲  
盤羊烏龍  
氣與天通  
其艱險如  
此

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有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道險。終不能有。乃且聽蒙約。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數萬人。治道自熨道詣牂牁江。卒多物故。有逃亾者。用軍典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帝因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及還。而邛笮之君長。聞南彝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求內附。比南彝。武帝問相如。相如因亦言西彝邛笮近蜀。可置郡。帝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彝。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

斯音徒榆  
卽葉榆

唐蒙食蒟  
醬而思通  
夜郎張騫  
見印杖而  
欲通身毒  
人主好大

請為臣妾。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  
微通靈關道。橋孫水。因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  
時。蜀四郡通西南彝道。戎轉相餽。數歲。士罷饑。離溼  
死者甚眾。西南彝又數反。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還  
對。盛毀西南彝無所用。帝不聽。及築朔方。以據河。始  
聽弘言。罷西彝。獨置南彝。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  
為。自葆就。專力城朔方。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  
夏歸。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杖。使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身毒國有蜀物。此去蜀不遠。今使大夏

喜功則臣  
下爭以風  
影之論逢  
迎之此所  
以思閉玉  
門關之主

從羌中險。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無害。帝悅。令因蜀  
犍為。發間使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  
西南彝。指求身毒國。始至滇。滇王常羗乃留為求道。  
四歲餘。皆閉。檇昆明。莫能達。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  
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為一州  
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武  
帝注意焉。以昆明數阻漢使。謀伐之。聞其地有滇池。  
於長安西南。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昆明池。云元  
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漢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

南彝兵下牂牁江。會樓船伏波二將軍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擄其老弱。乃與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明年南越平。馳義侯所發巴蜀罪人八校尉俱未下牂牁。卽引還。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擊且蘭。誅之。及其旁國邛君苻侯。遂平南彝。爲牂牁郡。夜郎侯懼。遂入朝。夜郎侯卽前多同也。范史稱初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旣降漢。武帝賜以王印。後竟殺之。彝僚咸

補入竹王事

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漢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醢食其父。南中志云。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也。漢旣定夜郎。冉駝白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苻都爲沈黎郡。冉駝爲汶山郡。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破越及誅南彝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有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元封元年。郎中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苻昆明。還報命。二年。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始

兩司馬前  
後入滇



南中志載  
按道侯韓  
說開益州  
授經教學  
今不錄宗  
史漢也

首善以故弗誅。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割牂牁越嶲各數縣配之。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其後歲遣使者十餘輩。出求通大夏。仍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六年。赦京師。亡命遣拔胡將軍郭昌將擊之。無功罷。後復遣使。竟不得通。此漢武帝經理西南。彝之大略也。通黔為伐南越。而八校尉終未下牂牁。通滇為指求身毒國。而卒閉嶲。昆明得無勞而罔功哉。今以地形考之。黔水惟盤江最大。或言即古牂牁。其江由滇阿迷羅雄。過廣南泗城田州三土司出粵。

漢開昆明  
池以昆明  
阻漢使而  
得名會城  
首邑亦稱  
昆明則以  
漢昆明池  
而得非  
此考證明  
晰幾使千  
古模糊

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乃欲於此浮船制越。蒙之術。踈矣。嶲即越嶲郡。今為建昌衛地。麗江有通安州。漢初置縣曰定祚。屬越嶲郡。至唐稱昆明。意即所謂閉嶲昆明者乎。滇會城首邑。今亦名昆明。則以漢象滇池鑿昆明池於長安。故名之。非史所謂昆明也。身毒國。唐書以為即天竺國。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東南兩天竺。俱瀕海。東與扶南林邑接。北距雪山。圍抱如壁。釋元奘常至其地。貞觀十五年。遣使上書。太宗使

梁懷璣持節往其王尸羅逸多驚問國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且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然則其言有蜀布印竹杖亦謬矣地既不與滇雋接徒糜爛六郡之民命以從事於無益爲可惜也雖然漢武雖好大喜功疲罷中國卒能使荒服邊彝千載而下長被聲教其德及生民亦遠矣其所置六郡沈黎汶山後皆并於蜀郡武都北屬涼部惟越嶲之青蛉遂久今屬姚安定祚今屬麗江爲滇北境牂牁之宛温平彝今屬曲靖响叮今屬臨安爲滇東境餘皆黔蜀之地而

滇東  
滇南  
滇西  
滇北  
滇中

雲南府非  
古雲南

茲併詳之者楚之定滇由牂牁漢之入滇由越嶲非二郡道且中絕故於其事必記焉若益州郡領縣二十有四則皆滇地也其可考者滇池今首邑俞元今澂江連然今安寧味縣今曲靖弄棟今姚安樸榆今大理雲南卽大理之雲南縣武帝元封時以彩雲見南中因以爲名蜀漢卽其地置雲南郡至元始移雲南行省於中慶路明因之稱雲南府則古益州郡治非漢所謂雲南也不韋今永昌漢武帝定南越徙呂嘉子孫居之以嘉爲呂不韋後故名不韋以彰其先

滇文

卷七

七

人之惡。至後漢哀牢彝內附。更置永昌郡。割益州郡之六縣以屬之。

南谷。昔於中。漢郡。因之。麻雲。南。漢。郡。古。益。州。郡。南。中國。以。為。各。置。冀。州。其。賦。置。雲。南。漢。郡。至。元。改。雲。南。

大。監。雲。南。明。大。監。之。雲。南。漢。帝。元。桂。報。以。雲。南。漢。郡。其。賦。然。今。安。寧。和。親。今。由。桂。表。縣。今。改。安。寧。縣。今。

一。漢。且。中。縣。其。事。以。抗。雲。南。益。州。漢。郡。二。漢。漢。之。昔。漢。之。雲。南。漢。郡。之。人。由。雲。南。漢。郡。

金馬碧雞之神

漢宣帝五鳳三年。有方士盛言益州金馬碧雞之神。

可禱祀而致。乃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往求之。金馬

碧雞。二山名。在滇池左右。顏師古云。金形似馬。碧形

似雞。元人張道宗紀古滇說云。周宣王時。天竺摩耶

提國阿育王。生三子。長曰福邦。次曰弘德。次曰至德。

三子俱健勇。因父有神驥。爭欲得之。王莫能決。乃命

左右曰。將我神驥。縱馳而去。有能追獲者。主之。縱驥

東奔。季子先至。滇之東山得之。因以金馬名其山。長

阿育王之  
事誕誕不  
經存此亦  
可以曉後  
世之為燕  
昭秦政者

子次至西山。有碧鳳集山上。滇人呼鳳爲雞。因名山爲碧雞。次子後至北野。各留屯。不回。阿育王憂。思遣舅氏神明。以兵迎之。爲哀牢。彝所阻。遂居滇。各主其山。死而爲神。王褒旣受命。是時蠻叛。道不通。乃就蜀巴郡。醮祭。移文頌之。其詞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浚谿回谷。非土之鄉。歸徠歸徠。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徠歸徠。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褒還未至。道病卒。上惜之。今成都亦有金馬碧

雞山。相傳卽褒醮祭處。後漢地理志。又載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光景時時出見。人多見之。其地蓋在越雋郡。未知孰是。

本賦。辭。未。以。詳。具。

同。山。有。金。馬。銀。鞍。其。御。神。出。限。之。多。見。之。其。此。卷。  
無。山。休。斷。鳴。響。暫。祭。與。其。對。此。星。志。及。亦。清。如。海。出。

响町侯

响音鈎町  
廷上聲

响町漢牂牁郡屬縣有侯未詳所始昭帝始元元年

益州牂牁反大將軍霍光白帝遣水衡校尉吕破

胡發蜀郡捷為奔命萬餘人擊破之四年復反復遣

破胡破胡頓兵不敢進蠻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破

胡戰士敗死者四千餘人五年遣軍正王平與大鴻

臚田廣明並進廣明風响町侯毋波共引大兵入滇

斬捕五萬餘級上聞喜曰毋波率其邑長人民擊反

者有功其立毋波為响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

漢世邊臣  
之能班定

侯。食三萬戶。至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興與叻町王禹。漏臥侯。俞。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因其惡未成。疑漢未加誅。陰勅旁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如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從欽說。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蠻畏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興猶不從。乃遣吏數人

遠傳介子  
之外又有  
如陳牂牁  
者

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諸邑君入見。立數責興。斷其頭。出曉士衆。皆釋兵降。於是叻町王禹。漏臥侯。俞。皆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衆。迫脇旁二十二邑復反。阨險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獨進敗。走立營。立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彝其斬翁指首出降。威震南裔。徵詣京師。賜爵左庶長。後由巴郡徙天水太守。入爲左曹衛將軍。

卷之二  
漢書卷之二十一

護軍都尉。至哀帝時。王莽竊柄。諷益州太守。冷塞外蠻。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比周公。明年黃支國獻犀牛。越雋郡亦上奏黃龍遊江中。皆歸德於莽。卒移漢祚。建國四年。更制諸侯王皆稱公。四彝僭王號者。更為侯。貶响町王。邯為侯。邯怨恨。牂牁犬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又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勝。三邊怨擾。盡反。其後响町侯不復見於史傳。漢書與禮其應出。魏士來昔。魏兵出谷。魏至。與國且同。亭公與與。魏漢千人。皆至。亭公。

州郡同名  
得此始晰

西漢吏治。宣帝時為盛。而益州諸新郡。設在徼外。循良之績。不多。槩見。至元帝時。王陽王尊。前後刺益州。行部至邛。邛九折阪。註稱邛邛在蜀。嚴道縣亦未至。滇也。滇為禹貢梁州裔境。周合梁于雍。漢武帝開地。斥境。兼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新置十三部。刺史益州。刺史轄郡九。曰巴。曰蜀。曰漢中。廣漢。犍為。武都。越雋。牂牁。而益州郡與焉。是州刺史所轄。北自漢中。南兼今蜀。滇黔三省。益州郡太守所治。則止滇。

真文

卷之二十一

三

馮茂事載  
班史與廉  
丹為兩役  
而范史遺  
之

境也。益州郡置于元封三年。而職官志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是郡先立。而州名因之。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州刺史為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王莽因之。改益州為庸部。益州郡為就新。越嶲為集。雋。牂。牁。為同。亭。郡。太守為大尹。自昞。町。叛。後。就新郡蠻棟蠶若豆等起兵。攻殺大尹程隆。集。雋。姑。復蠻大牟亦叛。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以擊之。出入三年。疾疫死者十七。賦歛取足於民。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

後漢書稱  
文齊為益  
州太守枚  
根為越嶲  
太守是據  
漢制而言  
但事在莽  
時則稱大  
尹為當  
任貴一作  
長貴

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不給。士卒饑疫連年。不能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就新大尹。齊以文德化導。修障塞。起陂池。墾田二千餘頃。降集蠻。甚得其和。此南中循良之首也。同時集雋大尹枚根。用邛人任貴為軍侯。更始二年。諸郡多殺牧守起兵。貴亦率種人攻殺根。自立為邛穀王。降于公孫述。述欲并招文齊。齊守險不與通。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終不屈。聞光武即位。乃聞道



遣使自聞。牂牁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亦保境土爲漢。自番禺江出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蜀平。徵文齊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道病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祠之。建武十四年。任貴亦遣使由越。雋上三年計。卽以貴爲越雋太守。授印綬。十八年。益州彝帥棟蠶與姑復牒榆弄棟連然建伶。昆明諸種皆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戰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兵及朱提彝。合一萬三千人擊之。路由越雋。太守任貴疑尚旣定。

亂。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卽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蘆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覺。分兵掩貴誅之。徙其家屬于成都。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羣蠻聞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大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鹵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蠻悉平。二十七年。哀牢國王賢栗等率種人詣越雋太守鄭鴻求內屬。光武受之。封賢栗等爲君長。事詳哀牢傳。明帝永平元年。

朱黼或作輔王追或作阜

姑復彝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十二年置永昌郡。十七年牂榆等六處貢獻。白狼王唐菽作詩三章頌漢功德。益州刺史朱黼譯奏之。白狼今麗江地也。章帝元和中。蜀郡王追爲益州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因疋。出滇池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巴郡張翕爲越雋太守。政化清平。在郡十七年卒。彝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三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徼外彝大羊等八

種慕義內屬。時太平既久。使傳往來。賦歛繁數。蠻衆不堪。四年冬。卷彝大牛種封離等反。寇遂久。殺縣令。明年益州永昌及蜀郡旄牛等彝皆叛。應者遂十餘萬。帝遣中郎將尹就發蜀漢兵討之。就不戢士卒。所過虐害。益州人諺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與蠻戰敗。封離等乘勝破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帝徵就還。令以兵付益州刺史張喬。選將吏堪能從事者。喬知楊竦膽略。乃遣竦將兵至牂榆。賊黨甚盛。竦兵少先。以詔書告示三郡。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有功者。封離等惶恐。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旬日之間。三十六部悉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擾者九十餘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画其像。祀之。天子念張翕有遺愛。以其子湍代爲越嶲太守。蠻人歡喜。迎於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衆心。有欲叛者。諸彝耆叟相曉語曰。當爲先將。

君故。遂以得安。順桓間。廣漢馮灑守越嶲。政化亦多異績。靈帝熹平五年。諸蠻叛。執益州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爲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復叛。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至益郡。米斛萬錢。迨其後。漸減至數十云。右益州越嶲牂牁三郡。雖置自前漢。而吏治之美。在後漢爲多。自文齊以下。皆能保境安民。轉亂爲治。是知防邊有良牧。勝於

虎臣遠矣。若乃枚根程隆。繁勝雍陟。雖所遭之不偶。亦必其自有以取之耳。善夫楊竦之定南中也。舉劾貪吏九十餘人。若竦者。豈獨禦侮之材。誠深明于制治之本矣。國家得若文。齊張翕。王追輩。分守諸郡。以竦為益州刺史。省察其上。西南雖百年無亂。不難也。

標音妙

野史九子名九隆而古滇說稱十子亦其不同處

哀牢國內附

後漢楊終子山受詔為哀牢彝傳。范曄採之入後漢書。其說近怪。今滇中所傳南詔野史及通紀古滇說諸書。益加誕妄。間自相背謬焉。按野史載白古記云。三皇之後。西天摩竭國阿育王第三子標苴低娶欠蒙虧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隆氏。長子阿輔。漢十六國之祖。次子蒙苴兼。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諾。漢人之祖。四子蒙苴酌。東蠻之祖。五子蒙苴篤。生十三子。五賢七聖。蒙氏之祖。六子蒙苴託。居師子國。七

真攷

卷七

六

子蒙苴林交陞之祖。八子蒙苴頌白崖張樂進求之祖。九子蒙苴闕白彝之祖。此九隆氏之名號族屬也。通紀及古滇說不載阿育王事。惟曰其先有蒙迦獨妻摩黎羗名沙壹居哀牢山捕漁爲生。後死哀牢山水中不獲其屍。沙壹往哭。見一木浮觸而來。旁邊漂沈婦坐木上平穩不動。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妊生九子。復產一子。一日行往池邊。見沈木化爲龍。忽語曰。若爲我生子。今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喚其名曰習農樂。母見之。

乃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習農樂後有神異。諸兄見其爲父所舐而與名。又有神異。遂推以爲王。主哀牢山下。又有奴波息者。夫妻生十女子。習農樂兄弟皆娶之。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画其身。象龍文。衣著尾。此沙壹之事。與漢史所載無異。近世楊慎滇載記。諸葛元聲滇史皆記之。謝在杭滇略訛沙壹爲沙壺。非也。漢史無蒙伽獨摩黎羗習農樂等名。古滇說爲元人張道宗所撰。其說似起于蒙詔。至謂習農樂後受張樂進求讓位。則以細奴邏事合爲一。

辨析諸說  
如理亂絲  
各有條貫

人按張樂進求唐時位大首領而哀牢于漢建武中  
內附九隆爲哀牢所自出則習農樂當在周秦之間  
何至唐時尚存與張樂進求相讓是古滇說一書誕  
妄不足爲信也又稱阿育王三子并舅神明將歸爲  
哀牢彝所阻因居滇與莊躋兵及諸彝雜處其後有  
仁果時居白崖號白子國滇略稱阿育王奉佛教惡  
殺不如葷腥日食白飯人稱爲白飯王次子封于蒼  
洱之間傳世至仁果時以慈信治國國人戴之漢元  
狩間天子惡滇王常羗有漢孰與我大之語以爲不

遜使張騫以玉印冊仁果時爲滇王子孫世守家法  
不尚染采不殺生因號白國傳至十五世孫龍佑那  
蜀漢諸葛亮封之故地賜姓張氏卽張樂進求之祖  
也司馬遷班固范曄傳西南彝至詳不聞有白國張  
騫本傳亦不載至滇則是仁果時爲滇王亦傳會也  
野史滇載記皆載仁果時事且指爲九隆八族四世  
孫夫白國哀牢國旣同出九隆是族兄弟也古滇說  
阿育王子欲歸爲哀牢所阻是又仇敵也諸書自相  
矛盾往往如此總之南詔僭竊已久臣下務爲神異

郡志諱哀  
牢山爲安  
樂山并此  
亦改之今

仍其舊

芟同芟

哀牢傳柳  
貌死子扈  
栗代郡志  
作扈賢栗  
漢書建武  
中王賢栗  
擊鹿芟永  
平中王柳  
貌內屬前  
後與註異  
豈柳貌之  
前另有賢  
栗其子乃  
扈栗耶柳

之說美其祖宗沙壹事彷彿吞臯卯履大人迹阿育  
王事彷彿五帝皆祖軒轅夫三代以上儒者闕疑况  
此蠻荒遠事傳聞異詞存之可也欲從而定其是非  
何翅說夢哉予至永昌爲哀牢故地詳攷其始末要  
以正史爲據焉九隆旣死世世相嗣乃分置小王散  
在谿谷絕俗荒外山川阻澗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  
國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  
汲嗣汲死子建非嗣建非死子哀牢嗣哀牢死子桑  
藕嗣桑藕死子柳承嗣柳承子柳貌柳貌子扈賢栗

建武二十三年賢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漢擊附塞  
彝鹿芟鹿芟人弱爲所擒獲於是疾雷風雨水爲逆  
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沉沒哀牢之衆溺死者數千  
人賢栗憤甚復益兵遣其兄弟六王將萬人以攻鹿  
芟鹿芟王悉力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  
虎復出食之賢栗惶恐謂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  
有之今攻鹿芟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遂率種  
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于建武  
二十七年詣越雋太守鄭鴻求內屬帝乃封賢栗等

同為一人  
前雖代父  
出兵而柳  
貌仍為王  
耶所謂傳  
聞異詞存  
之可也

為君長。自此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  
子率種人六萬口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顯宗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不韋。雋唐  
比蘇。牂榆。邪龍。雲南等六縣合為永昌郡。治不韋。去  
洛陽七千里。通道博南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  
賓。度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儋  
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  
已。先是西部都尉鄭純為政清潔。化行蠻貊。君長感  
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以為永昌太守。純益

漢史多殺  
守令及攻  
越雋唐城  
等字但下  
有太守王  
尋奔牂榆  
是守尚未  
見殺也越  
雋距永昌  
甚遠又無  
唐城地名  
註謂雋唐  
縣屬永昌

勵清操。毫毛不犯。與諸彝人約。歲輸布貫頭衣二領。  
鹽一斛。以為常賦。蠻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及太守。凡  
十年。卒官。常璩南中志稱。其蠻漢歌咏表薦無數。上  
自三司。下及鄉士。無不歎賞焉。建初元年。哀牢王類  
牢與守令忿爭。遂反。太守王尋奔牂榆。哀牢三千餘  
人攻博南。燔廬舍。章帝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彝漢九  
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彝鹵承等應募。率種  
人與諸郡兵擊類牢于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封  
鹵承為破鹵旁邑侯。賜帛萬疋。永元六年。郡徼外敦



後人妄增  
越城二字  
但考博南  
即今永平  
縣離永昌  
至近亦不  
宜先攻博  
唐而後始  
攻博南刪  
之爲是

忍乙王慕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  
及揮國王雍由調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  
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僂種彝陸  
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屬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  
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  
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  
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明年元會安帝作樂于  
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  
揮國東觀記作檀國大秦國名娶軒在檀國西南地

方數千里王無常人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  
時輒廢而更立放黜不怨其人民大類中國土多珍  
寶疑皆今緬甸以外地其去哀牢遠矣史稱哀牢土  
地沃美出金銀光珠水精瑠璃蚌珠孔翠犀象之屬  
以其地連徼外不必皆郡產也不肖者緣爲奸利本  
初建和間梁冀擅權永昌太守劉安世鑄黃金爲蛇  
以獻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奸不果獻冀恨暠因以  
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行永昌以  
黃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不與由是見忤竟

以他事誣喬固殺之。而漢治遂衰。黨錮禍起。熹平五年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訟理黨人。靈帝怒。檻車徵送槐里獄。拷掠死。其事不在滇。以其官永昌也。故因攷哀牢事并志之。各之前篇。而南中治亂與漢業之盛衰可槩見矣。

諸葛武鄉侯南征

康音來

漢靈帝復置州牧。以劉焉為益州。而南中諸郡別立

康降都督以統之。劉先主定成都。鄧方以朱提太守

領康降都督。方輕財果毅。彝漢服其威信。又聞益州

太守董和在官清約。與蠻彝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

而信之。徵為掌軍中郎將。初和在郡時。俞元人李恢

為郡督郵。其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

免官。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後復貢恢于蜀。未

至。值先主自葭萌還。托名郡使。北詣綿竹。先主嘉之。

爨氏始見

遣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遷別駕從事。章武元年。鄧方卒。先主與恢議代方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庠。降都督。領交州刺史。駐平彝縣。三年。先主崩。南方騷動。益州郡耆帥雍闓。恩信頗著。部下蠻孟獲有勇略。闓恃之。驕黠滋甚。先是。越嶲彝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犍爲太守李嚴馳

常頌魏氏  
春秋作常  
房

成昂南中  
志作鄭昂  
三國志作  
正昂

救賊皆破走。嚴聞雍闓跋扈。貽書曉諭之。前後六紙。闓皆不省。但荅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益州從事常頌行部至牂牁。聞郡丞朱褒有異志。收郡主簿考訊殺之。褒怒。因攻殺頌。誣以謀反。雍闓亦殺益州太守成昂。以通孫權。而托云昂病卒。漢復命張裔爲太守。闓見裔來。私與孟獲謀。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斃之不足縛與吳。于是執裔送吳。闓欲扇誘諸蠻。恐其不服。使獲

凱檄載本傳

詭說彝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膺盡黑。螭腦三斛。劉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彝信爲然。遂從叛。越騫高定。牂牁朱褒。皆應之。吳遙署闔爲永昌太守。永昌在益州西。道路隔絕。而郡太守方改易。功曹不韋人。呂凱與府丞蜀郡王伉。率厲士民。閉境拒守。闔不能進。移檄招之。凱荅檄明切。勸其改圖。闔終不聽。屢攻永昌。賴凱與伉恩威素著。爲郡中所信服。故闔不得入。建興元年。丞相武鄉侯諸葛亮。領益州牧。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先遣鄧芝聘吳通好。并請前太守

張裔。裔歸仍以爲參軍。領益州治中從事。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衆南征。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葆羽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丞相臨發。謂參軍馬謖曰。雖同謀之歷年。今可更悉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圖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其叛。必速若殄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丞

平定南中  
盡此數言  
孔明能行  
之功常能  
言之信爲  
佳士街亭  
之敗不幸  
耳

馬忠閬中人一名狐篤

卽水西酋安氏之祖

相溪然之。大軍由越雋入。遣門下督馬忠為牂牁太守。平朱褒。而李恢由平彝縣案道向益州郡。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大軍信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退還。吾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南人信之。圍稍怠。督兵出擊。大破之。追至盤江。東接牂牁。與丞相大軍聲勢相連矣。牂牁酋帥火濟亦率其羅鬼諸部為漢兵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丞相悅。封為羅甸國王。贊助以平諸蠻。大軍既定越雋。所在戰捷。雍闓已為

陳壽志南征事甚略。此篇錯綜諸傳。併滇史及郡邑志書。擒縱踪跡。歷歷可考。惟高定朱褒未詳所終亦

高定部曲所殺。孟獲收闔餘眾以拒漢。五月丞相渡瀘水。師至白崖。聞孟獲為蠻漢所服。募生致之。既擒。獲使縱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止如此。卽易勝耳。丞相笑而縱之。使更戰。獲引所部至銀坑。坑名獠猪洞。在鄧賧東。下有龍潭。石壁數千仞。非人力可到。丞相進師攻破。再擒之。復縱使去。其洞蠻感不殺之恩。于潭壁上為龍形。及日月星辰。人馬揮霍之象。以記德。獲縱後退保佛光寨。拒險堅壁。漢兵不得入。乃潛師由

缺文之一  
端也

漢灑川而北。遇毒泉。得藥苗解之。進至寨後。獲驚以爲神。遂又擒獲。丞相因駐師點蒼山之麓。登覽形勝。縱獲北徙浪渠。浪渠有山虎形。常出爲祟。丞相祭禱。令衆斷其山爲三。已而進兵。遇獲一鼓擒之。未至。遣人傳語曰。吾無面見爾。仍縱令去。于渠內祭斬虎之鋒。曰祭鋒臺。又就東山澗上石壁爲摩崖碑。以示後人。獲因南走慶甸。甸本名百濮。獲之宗鄙在焉。丞相追之。道險遠無餉。幾困。幸髻州彝蠻從。賧北運蕎菽。至慶甸。人謀曰。諸葛丞相仁德遠被。屢擒獲不殺。獲

尚欲叛亂。逆天不祥。于是開壁納我軍。獲又就擒。丞相曰。此親戚叛之也。復縱去。獲欲入哀牢。糾合諸蠻。而慶甸旣下。永昌道通。大兵俱渡江。與呂凱等會。樹旗臺。按八門。休兵養士。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彝衆感悅。孟獲計窮。復入驃國。驅象獸以戰。漢兵預備獅號。狀蒙之用火攻。象皆反奔。丞相駐兵怒江之滸。六擒孟獲。獲至。縱無所投。携重賂入緬彝木鹿等國。借安都魯兵。皆藤帽藤甲。不畏刀劍。漢兵與戰。少却。見衆彝渡江。以甲弁爲筏。丞相曰。吾得破敵之術矣。利

蠻畏神仆  
常以木枝  
撐之

蜀志稱南  
征而國饒  
富啟疆者  
不無藉口

豈知武鄉  
一時義聲  
感激群蠻  
踴躍輸將  
吏臣又從  
而張大之  
安得據為  
定論而甘  
心贖武耶

蘇忠事

于水者必不利于火。乃誘入山谷中，舉火焚之。蠻無  
噍類焉。擒獲至，猶遺去獲，止叩首曰：丞相天威也。南  
人不復反矣。乃於普坎立南征碑，紀績。班師抵永昌，  
斷九隆山脉，以洩玉氣。回駐白崖，立鐵柱鎮諸蠻。與  
誓曰：碑若仆，蠻為漢奴。又遣別將略定朱提等地。丞  
相在南中，勸彝築城堡，務農桑。諸彝感慕德化，皆自  
山林徙居平壤。南中既平，改益州郡為建寧，分建寧  
永昌置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并越雋朱  
提共為七郡。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為言，丞相曰：

吾籌此熟，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無所食，一不易也。  
蠻新破傷，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蠻有廢殺之罪，自嫌繁重，留外人終不能  
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彝  
漢相安，故爾。遂收孟獲，與建寧爨習、朱提孟琰等俱  
為官屬。習官領軍，琰官至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念  
呂凱王伉之功，表聞於朝。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  
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徧其東北。而凱  
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

補序李恢  
馬忠事

必難行  
安備而甘  
受其難  
而亦大之  
支引又符  
國軍解  
烈然結  
一都漢  
豈能

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彝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李恢功尤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彝復叛。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實。於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馬忠在牂牁。承朱褒叛亂。之後。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九年。武陽人張翼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十一年。耆帥劉胄背叛。翼舉兵討之。

未能克。時李恢已卒。丞相以馬忠為都督。代翼。具徵翼還。部下咸謂翼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彝蠢動。不稱職。故還。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資。豈可以黜退。故廢公家之務乎。仍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率因其資。督牙門將張嶷等進勦。斬劉胄。平南事訖。牂牁與古獠種復反。忠令嶷討。招降二十餘人。傳詣漢中。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領庾降都督如故。移治味縣。居民彝之間。丞相聞張翼事。而善之。以為前軍都督。丞相卒。復



越嶲事非  
滇境內撮  
序本傳得  
詳略之體

追論前功。賜爵關內侯。延禧三年。以張疑爲越嶲郡太守。郡自高定叛後。叟彝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任。離郡八百餘里。住安定縣。久失土地。擁虛名而已。疑之郡。以恩信誘諸蠻。北徼捉馬驍。勁不承節度。疑與都督馬忠謀。親自往討。生縛其帥。魏狼。縱往招徠。蠻盡降服。以功封關內侯。疑又誅斯都帥李承求。以正篡殺之罪。戮定。祚帥豪狼。以奪鹽鐵之利。殺蘇祈。邑君冬逢。而宥其妻。使勸諭旄牛。以通成都之舊道。後主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守

越嶲十五年。邦邑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彝民扶轂涕泣。隨之朝貢者數百人。與馬忠俱。以功名終。諸蠻爲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世以是稱。諸葛丞相善用人焉。又漢壽亭侯。少子關索。亦以隨丞相征南中。至今祠祀不絕。而前史失紀其事。惜哉。景熙中。永昌郡彝僚恃險不賓。以庾隆副都督霍弋領太守。率偏師討之。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漢亡歸晉。仍爲庾隆都督。與呂凱後俱世。以功名顯於南中焉。



晉寧至今  
有天女城  
相傳爲秀  
所築

朱提三郡。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是歲毛  
詵復叛。奉建寧太守馬恢爲刺史。李毅收恢殺之。光  
照元年。寧州諸蠻攻圍州城。毅臥病不能督戰。上疏  
請救。會晉室多故。終不得達。毅卒。衆無主。推毅女秀  
領州事。秀明達。有父風。獎勵戰士。嬰城固守。糧盡。炙  
鼠拔草食之。伺蠻稍怠。輒出掩擊。孤城獲全。及毅子  
劉自洛來州。衆更奉劉爲主。遣治中毛孟詣京師求  
刺史。久不見省。孟泣曰。君亾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  
哀。不垂憫救。旣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

城之念。存不若亾。乞賜臣死。朝廷憫之。乃以魏興王  
遜爲南彝校尉。寧州刺史。徙劉爲朱提太守。遜與孟  
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彝寇。吏士  
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  
撻殊俗。前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  
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旣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  
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  
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彝。以五苓蠻  
爲首。會已款服。未有致罪。因蠻發夜郎莊王墓。遂以

爲罪而討滅之。并諸惡獠。俘獲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遣子澄奉表于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郡公。遜以地勢形便。土分牂牁爲平彝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太興四年。建寧太守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危郎逐出之。明帝太寧元年。李雄使其將李驥。任同寇越嶲之臺。登將軍司馬。攻死之。先是越嶲太守李釗。爲雄所執。自

王遜傳作  
姚崇而本  
紀及李雄  
傳俱作姚  
岳豈卽後  
之敗於臺  
登者乎

蜀逃歸。遜復以釗守越嶲。李驥等攻釗。釗自南秦縣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於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彝王冲歸及朱提雷照。建寧爨璽等皆降。惟寧州不附。雄怒。復使李驥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與典古太守爨琛距之。戰於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以遺愛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以堅爲南彝校尉寧州刺史。

謚遜曰壯。二年冬，梁水太守爨亮晉寧太守李過叛，降于李雄。三年，征南大將軍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刺史，徵堅還。成帝咸和二年，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恒、費黑救之。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八年，李雄復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尹攀為先鋒。又遣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刺史尹奉及建寧太守霍彪並降之。李雄遂盡有南中之地，惟牂牁、謝、怨、勵、衆

保境不為雄用。官至撫彝中郎將，加寧州刺史。與平彝、傅寶亦仕晉，為尚書郎。號南中人傑。咸康四年，李壽據蜀，分寧州之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六郡為漢州。晉亦遙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嶲四郡置安州。八年，復罷安州，并寧州。以越嶲還屬益州。然其地仍為賊據。穆帝永和三年，桓溫破蜀，南中始復歸晉。咸安二年，沒于苻秦。太元八年，復為晉有。地既險絕，叛服不常。雖中朝除授都督，每列寧、益之號，皆止遙相羈縻而已。

晉書作太  
和八年誤



漢書 卷上  
二年。因侯景之亂。召募數萬人來赴。元帝嘉之。以爲散騎常侍。督軍東討。土人爨瓚。遂據有牂牁與古等郡。朝廷不得已。授瓚寧州刺史。瓚死。子震翫分統其衆。周閔帝時。隋文帝爲相國。以將軍梁睿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謙反。睿帥步騎二十萬討平之。威震西川。蠻獠歸附。惟南寧爨震恃遠不賓。睿乃上疏請因平蜀土衆。略定南寧。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兵馬。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并送于朝。疏入未報。睿復請曰。寧州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伐陳之日。復是一

機。決謂須取。文帝深納之。以方謀內禪。人心未安。故未之許。迨開皇初。爨翫遣使朝貢。命韋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以爨翫爲昆州刺史。明年翫叛。乃遣太平公左領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南征。從越巂進兵。經馬湖。番山。自蜻蛉川過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遂命左右仆其碑。下復有字。史萬歲復立吾碑。萬歲惶恐再拜。重扶其碑立之。進渡西瀾。

河入渠濫川。破其三十餘部。諸彝大懼。遣人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以爨翫入朝。文帝許之。將發。翫疑不欲行。復以金寶賂萬歲。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秀在益州。知其事。遣使往索。萬歲聞之。悉以所得沈於江。索無所得。論功晉位柱國。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

隱顧左右將斬。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勇略過人。每行兵。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罪止除名。而翫懼見討。更入朝。卒爲文帝所戮。子弘達等俱沒入爲奴。夫以史萬歲之雄武。連破諸彝。自以爲功過諸葛矣。然而幾罹刀俎。爲天下耻笑。何哉。貪賂無厭。與淡泊明志者異也。同時安定梁毘爲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七年。蠻酋以金來餽。毘受置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

隋分寧州  
爲二故有  
南寧西寧  
之稱



人品之賢  
不肖在此  
封疆之安  
危亦在此

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悉舉以還之。于是  
諸蠻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  
由此觀之。人之賢不肖。懸殊。豈在他與貪與不貪。二  
者而已。

其朱嘗不長。武士卒。繼古各。米。始。出。上。意。火。報。  
國。古。論。大。雜。軍。兵。長。善。也。曰。史。萬。效。更。都。盛。入。每。行。  
願。願。式。古。米。神。萬。效。而。非。果。能。首。請。命。去。對。恨。高。

唐初經理滇中

隋唐之間。南蠻久不通中國。各自為酋長。建寧以東。  
有東爨烏蠻。西爨白蠻。又其東有東謝蠻。南謝蠻。東  
謝之南。有西趙蠻。皆在牂牁與古之間。其西為昆彌。  
即漢之昆明。以西瀾河為境。在蜻蛉弄棟之外。名號  
不一。有徒莫抵蠻。儉望蠻。白水西洱蠻。洱河之西。有  
永昌蠻。在越嶲者。有松外諸蠻。其酋帥楊氏。張氏。蒙  
氏。各居一方。不相統轄。唐高祖武德元年。釋爨翫之  
子爨弘達歸為昆州刺史。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俞

六朝南北  
爭衡南中  
阻聲教者  
二三十年  
故兩爨日  
盛唐初招

徠極爲處  
置得法使  
韋仁壽之  
策用則十  
二州之兵  
可不發矣

大施至南寧。治其範川。招諭其部落。而兩爨始定矣。  
三年。牂牁謝龍羽來朝。其後復遣使至。以其地爲牂  
州。拜龍羽爲刺史。而謝趙諸蠻漸向風矣。四年。嶺州  
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諭昆彌使內附。因遣使朝貢。歲  
與牂牁使俱來。而西瀾河一帶始復通中國矣。然諸  
彝雖附朝廷。遣使撫之。類貪縱不法。失遠人心。高祖  
聞蜀郡司法韋仁壽寬厚有識度。乃以爲檢校南寧  
州都督。寄治越嶲。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瀾  
河。周歷數千里。宣播帝治。蠻彝望風歸附。仁壽承制。

張樂進求  
爲龍佑那  
之孫自忠  
武侯賜姓  
爲白崖酋  
長已三百

立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牧宰。威令簡嚴。人人  
安悅。仁壽將還。諸酋長泣留之。仁壽以池壁未立。爲  
解。諸酋卽相率爲築城。立廨舍。仁壽乃告以實曰。吾  
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此。諸酋悲啼祖行。各遣子弟  
隨貢方物。上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  
詔可。勅益州刺史竇軌給兵護送。軌疾其功。誅言山  
獠方叛。未可以遠略。歲餘。仁壽卒。功用不成。時建寧  
酋長張樂進求遣使隨仁壽入朝。因以進求爲首領。  
大將軍貞觀初。又以爨歸王爲南寧大姓。彝衆所服。

年又上而  
十五世為  
仁果時裔  
由白飯王  
其由來遠  
矣

本紀作二  
十二年

遂用之。使代仁壽為南寧州都督。居石城關。三年。東  
謝蠻謝元深。南謝蠻謝強。皆來朝。西趙蠻趙摩索。亦  
為黔州豪帥。田康所諷。率所部萬餘戶內附。因以東  
謝地為應州。南謝地為莊州。西趙地為明州。皆即授  
其酋帥為刺史。繪玉會圖以示後人。至貞觀二十年。  
雋州大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  
之。上從其言。明年。使右武衛將軍王建方發蜀十三  
州兵。進討松外諸蠻。其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  
餘萬。群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遣使詣西洱河。諭其

帥楊威等歸附者七十餘城。戶十萬九千。署其首領  
蒙和等為縣令。復遣奇岳自雋州道千五百里。掩西  
瀾河。蠻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  
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而還。於是西瀾河大首  
領楊棟。東瀾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等。俱請  
入朝。授官職。二十三年。復遣將擊西爨蠻。開蜻蛉弄  
棟為縣。其西徒莫抵蠻。儉望蠻。皆來內附。以其地置  
傍望監求丘五州。隸郎州都督。此唐初高祖太宗次  
第經理諸蠻之大略也。既而太宗崩。高宗嗣位。蜻蛉

食其主

隋志益澤  
其人尚異

彝人尚鬼  
謂主祭者  
為鬼主

弄棟之西。白水蠻與大小勃弄蠻酋頗相誘為亂。都督任懷玉招之不從。乃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為郎州道行軍總管。同懷玉討之。至羅作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眾塞箐口。孝祖大破之。棄城追至周近水。大酋儉彌干鬼主董樸。瀕水為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彌干禿磨蒲等。會大雪。蠻凍餓死。略盡。孝祖請因屢捷之師。隨便西討。大小勃弄諸蠻詔許之。明年孝祖兵西入小勃弄。酋長歿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酋帥楊承顛嬰城固

戎州即今  
敘州

守麾軍進攻。執承顛。餘屯皆降。始改雲南縣為匡州。領勃弄匡川二縣。是年罷郎州都督。更隸戎州。永徽四年。張樂進求讓位於蒙詔細奴邏。五年。西洱蠻蒙儉和舍誘其黨諾沒弄楊虔柳等七部皆反。以李義為姚州道總管。率兵討之。斬諾沒弄楊虔柳等。蒙和等遁。復集餘眾。令健將夸干率之。轉戰。義等復誅夸干。乘勝逐北。斬首七十餘級。獲馬五千匹。和舍力屈。面縛請降。蒙儉亦聽招撫。語詳駱賓王露布。六年。蒙詔細奴邏遣子羅炎入朝。因以奴邏為魏州刺史。賜

錦袍。至顯慶元年。羅炎復入朝。謝錫命。西瀾河楊棟等聞蒙詔見寵於唐。因與顯和蠻酋長王羅邾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俱率所部內附。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於昆明之弄棟川。自隋以來。南寧西寧各設刺史。而於嶺州戎州設都督以經理之。然去蠻尚遠。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建言。姚州在永昌之北。越嶲之南。地有崇山修谷。平疇廣川。東有金沙江之利。西接雲南州之勝。南距威楚。北瞰點蒼。最爲險要。請置都督。每年募五百人。握兵鎮守茲地。以治葉榆瀾。

河諸蠻則群蠻不敢橫。而中國長有金寶鹽布之利矣。上從其言。故置府焉。總章二年。置祿州。望州。又析昆明之地爲殷州。摠州。敦州。以安輯諸蠻。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史。咸亨三年。永昌蠻叛。殺姚州長史李孝讓。辛文協行軍總管梁積壽討平之。南寧州蠻歸王亦襲殺東蠻首領。蓋聘及其子蓋啓。儀鳳二年。吐蕃始通西瀾蠻。先是劔南募兵於戎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至是吐蕃以生羌爲嚮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瀾諸

非李欽  
李欽志  
并假惠基  
隱惠基

劉惠遠志  
作劉惠基  
李漆滇志  
作李稜

蠻皆降於吐蕃。調露二年，永昌蠻復叛。命李義復總師討之。敗績。郎將劉惠戰死。於是廢姚州。武太后垂拱四年，復置姚州。未幾，叅軍李漆爲蠻所殺。天授元年，永昌年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萬戶內附。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請罷姚州。不報。睿宗景龍元年，吐蕃及姚州蠻寇邊。以鐵絙跨漾濞二水爲橋，以通西瀾。蠻築城戍之。擊討使唐九徵受命自雋入永昌，累戰皆捷。盡刊其城壘，毀絙焚橋。命管記閻丘均勒石于劍川。倖

妄覲銀鏤  
之利者讀  
此當使貪  
心水釋張  
蜀州書宐  
疏置炭石

其魁帥以還，而爵賞久淹。論者惜之。自是而後，唐於南中無勝師矣。按滇本瘠土，前史咸言其地有金銀丹漆牛馬鹽布之利，故歷代英主爭盡心焉。究之歲入未足以供設官置兵之費，動耗內地數百萬金錢。以益之而嘗不免於亂，則亦何資於此哉。善矣夫。張蜀州之請罷之也。其略曰：姚州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羶屬。

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嘗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溲。今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彝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姚府所置之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

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彝，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携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亾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事掠奪，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奸，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彝夏，負罪竝溲，見道路刦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使隸舊府。歲時朝覲，同之番國。瀘南諸鎮，亦皆可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番，不許交通往來，增舊府兵，選擇

安邊要在  
得人歸結  
于清良牧  
宰千古不  
易之論

清良宰牧統之爲便。當時不能用。後卒爲南詔所據。屢戕唐師焉。

南詔始興

南詔蒙氏細奴邏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其父龍迦獨世居哀牢山。因避難與子自哀牢同至蒙認耕于巍山之麓。細奴邏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時張樂進求爲雲南大首領。因祭鐵柱。鐵柱者。諸葛武侯所立也。歲久剝泐。進求重鑄之。旣成。合酋長九人祭天于柱。細奴邏與焉。有鳥五色。集於柱上。久之飛憩細奴邏左肩。衆以爲異。戒勿驚寢。食惟謹。十八日鳥乃去。於是衆心歸細奴邏。進求遜

彝語以王爲詔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岸曰陽劍

事多誕妄



唐書作蒙  
舍

位焉。細奴邏不敢當。相讓至再。因拔刀砍石曰。我當  
為主。劍入此石。遂入石三寸。乃受衆推立為主。今蒙  
化府北二十五里有盟石是也。始築城隴圻圖山上。  
周圍四百餘丈。稱蒙社。詔時滇西稱詔者非一。而蒙  
社在諸詔之南。故又曰南詔。其時有郭郡矣。者爲武  
臣。波羅笏者爲文臣。又有楊波遠者。號神明大士。騎  
青牛。能知鹽泉。開諸鹽井。國以富實。細奴邏立二年。  
遣子羅晟炎入朝。高宗納之。封爲魏州刺史。賜錦袍。  
明年復遣羅晟炎入朝。謝錫命。至上元元年。細奴邏

諸書晟炎  
死卽晟羅  
皮立無炎  
閣立事惟  
唐書載之

此時已立  
孔子廟則  
後稱奉王  
義之者附  
會之說

死。子羅晟炎嗣。恭儉能治國。武后垂拱五年。朝京師。  
賜金帶錦袍歸國。睿宗景雲元年。節度使李知古擊  
姚雋蠻。旣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加賦一倍。因誅其  
豪雋。掠子女爲奴婢。羅晟炎因衆亂。引吐蕃攻知古。  
殺之。大極元年。羅晟炎死。子炎閣嗣。未幾死。弟晟羅  
皮嗣。始立孔子廟于國中。立差法。收商稅。築拓東龜  
城。元宗初。姚雋諸蠻屢叛。殺都督。而晟羅皮猶奉正  
朔。遣張建成入覲。受浮圖像。并佛書以歸。請大唐匠  
恭韜徽義等至國。建崇聖弘聖等寺。并浮圖以鎮水

永昌府城  
南有張羅  
皮平壘碑  
稱其義勇  
有度量

楊矩奏割  
九曲與土  
蕃王昱請  
合六詔為  
一西南二  
邊遂為唐  
畢世之患

惠開元十五年死。子皮羅閣嗣。使清平官張羅皮從  
鶴州都督張審素擊諸蠻破之。拔昆明及鹽城以功  
封羅皮為永昌郡都督。兵威既振。思并吞諸夷。因謀  
於張建成。賂劍南節度使王昱。請合六詔為一。許之。  
遂并有五詔。更連陷遠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  
等處之地。二十五年。與御史嚴正誨謀擊吐蕃。自統  
軍打石橋城。令子閣羅鳳攻石和子。既而又與中使  
王承訓同破劍川蠻。瀾河蠻。明年入朝。封越國公。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賜名歸義。子閣羅鳳亦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前後兩賜璽書。  
馳遣中人冊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乃以蒙社都  
會未勝。築太和城於蒼山洱水之間。徙居之。立上下  
二關。曰龍首龍尾。天寶初。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  
爨通安南。因開步頭。築安寧城。賦役繁重。羣蠻震騷。  
於是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明刺史爨禛。求州爨守  
懿。慄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大鬼主爨崇道等。攻殺  
竹靈倩。并築城使者。破安寧。事聞。唐遣中使孫希莊。  
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蒙歸義討之。歸義遣大將

段儉魏與李宓等赴安寧。爨歸王及崇道等懼。率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赦之。李宓欲乘此以威東爨。爨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東爨諸蠻並起。驚怨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崇道弟也。信讒殺親。天地不容。各欲興師問罪。歸王妻阿姪。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遣使請歸義求殺夫者。歸義為請於朝。仍以歸王子守隅為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以和解。而崇道守隅仍相攻討不置。阿姪請歸義為興師。乃協同諸蠻。逐崇道。走黎州。遂擄其族。并輔

南詔通紀  
歸史真載  
紀稱妻以  
宗室公主  
考迦異時  
年十歲當  
無此事從  
唐書為是  
陽瓜州即  
蒙社城

朝收還其女。崇道尋被殺。於是諸蠻日弱。南詔益強。其西緬暹邏大秦。其南交趾八百真臘。占城老撾諸國。皆歲進奇珍。天寶四載。遣孫鳳迦異入宿衛。授鴻臚少卿。賜樂一部。七年。蒙歸義死。子閣羅鳳嗣。八年。詔特進何履光率十道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鹽井。遣中使黎敬義持冊封閣羅鳳為雲南王。以其子鳳伽異為鴻臚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軍。自細奴邏至此。凡五世。俱奉唐正朔。閣羅鳳立三年。始改元立國。號曰大蒙。又五世。世隆始僭稱皇帝。

細奴邏偽稱奇嘉王。號高祖。羅晟炎號興宗。晟羅皮稱威成王。號太宗。惟皮羅閣失號謚。南詔野史。即稱歸義王云。

其言... 歸義王云... 南詔野史... 皮羅閣... 晟羅皮... 興宗... 高祖... 奇嘉王... 細奴邏... 偽稱... 威成王... 太宗... 失號謚... 惟皮羅閣... 晟羅皮... 興宗... 晟羅皮... 號興宗... 晟羅皮... 號太宗... 惟皮羅閣... 失號謚... 南詔野史... 即稱... 歸義王云。

并六詔為一

六詔之稱尚矣。予初至滇。求其始末。與竊據之處。無知之者。既而觀野史。得皮羅閣建松明樓。誘五詔同至祭祖。因舉火焚死事。且曰。今滇中。六月二十四日。居民熱炬相照。稱星回節。此其由來也。夫南蠻以詐殺其同姓。爭土地。此固苗獠常事。何以人至今效之。隨又聞皮羅閣為此計時。人無知者。惟鄧睽詔妻慈善。勸其夫毋行。夫不從。慈善以鐵釧約夫臂。既而果被焚死。各詔屍莫能辨。慈善以鐵釧故。得其夫屍歸。

星回節或以為首婦阿南或以為擒孟獲未知孰是

睽音閃

慈善智可方辛憲英節可比韓何氏造物

鐘靈夫豈  
擇地

葬皮羅閣聞其賢智欲娶之慈善佯諾俟葬夫百日  
乃嫁葬畢遂閉城自固曰某非忘夫事讐者南詔圍  
之三月食盡盛衣冠自縛於座竟以餓死南詔旌其  
城曰德源城嗟乎介之推死而至今有寒食屈靈均  
死而至今有競渡不忘忠義也茲星回節慈善足以  
當之矣慈善一稱寧北妃德源城今在鄧川治東諸  
志皆載之然皮羅閣之并五詔又不止以松明樓也  
五詔者一曰浪穹詔蠻豐時據之一曰施浪詔蠻施  
望欠據之與鄧睽詔蠻豐咩所據俱在大理北是為

浪穹今縣  
施浪今浪  
穹之蒙次  
和地遐睽  
今鄧州

三浪其西北曰摩些詔一名越析即今麗江府地蠻  
波衝所據地甚廣東南百五十里石壁上有色班爛  
類花馬因又號為花馬國又其北為蒙嶠詔蠻嶠輔  
首據之古越嶠地今為四川行都司五詔皆在蒙社  
詔之北故蒙詔稱南詔焉又有時勿詔矣川羅識詔  
不在六詔之數皆哀牢雜種九十九部之後自相吞  
併而為八又併而為六也各受唐爵為諸州刺史而  
屬於姚州都督府受劍南節度使節制南詔漸強皮  
羅閣承父志欲并吞五詔與張建成謀之建成曰蒙

設謀用兵  
俱有次第  
建成亦備  
中較較者

海子  
卷一  
三  
雋越析遠隔異壤欲越三浪而取之勢難且二詔強  
大未易服宜先假通好後引強兵力攻三詔三詔歸  
我二詔不足平矣又曰六詔同爲唐臣非請於朝頓  
廢之懼見討今劍南節度使王昱好利厚賂以寶貨  
必爲我請然後動兵無不濟也乃令人齎金寶厚賂  
王昱密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皮羅閣既得朝命  
先密遣人說二詔蒙雋詔雋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  
立佉陽照死子照原立其地聯吐蕃嘗慮鹵侵之而  
南詔方以破吐蕃受賞於是子原羅質南詔皮羅

閣又遣人至越析講好越析地廣兵強素爲南詔畏  
忌而波衝妻美而淫豪酋張尋求蒸之爲波衝所覺  
尋求懼誅遂與其妻謀殺波衝南詔使歸陳其事皮  
羅閣曰此弑逆大故朝廷當自討之無庸吾力卽以  
聞之王昱且曰請節度至姚州召而誅之一夫力耳  
昱用其策嚴兵抵姚召尋求至鎮數其罪殺之部落  
無長昱已入南詔賂且念其獻謀功卽以磨些地界  
畀之南詔不費一矢坐得花馬國波衝兄子于贈憤  
奪其國力不能爭乃持故王所寶鐸鞘東北渡河邑

於龍佐河。纔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治兵欲復故土。皮羅閣攻之。于贈樹壁。攻不能克。建成曰。此窮寇也。今當有事三浪。姑緩之。乃還兵取浪穹。浪穹遼睽。相去十五里。及咩羅皮移迤川治大釐城。與浪穹遠隔洱水。皮羅閣恐其救浪穹。以好言慰之。咩羅皮惑之不來援。浪穹詔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刺史。南詔兵至。與戰不勝。挈其部退保遷義督羅魯城。更稱劍浪詔。南詔遂有浪穹之地。還兵乘咩羅皮不備。以輕銳掩襲大釐。咩羅

皮率其部復入鄧睽。據鐘山之險。令人約浪穹施浪之衆。合兵以拒南詔。此時施浪勢孤弱。又令族人施各皮據石和城。互爲羽翼。而皮羅閣始出兵時。先令子閣羅鳳別引精騎。攻鹵施各皮。施望欠孤立。故欲與咩羅皮合。然遼睽浪穹。喪敗餘燼。南詔大兵臨之。三浪望風瓦解。南詔席捲遼睽。咩羅皮走保野共川而死。其子皮羅迤于川東築城十里自固。施望欠旣敗。南詔以兵脇降其部。望欠不敢歸蒙次和村。將携其族屬北走吐蕃。又恐爲追者所及。乃以族走永昌。

獻愛女以乞和許之。望久走蘭江溺死。其弟施望干走吐蕃。吐蕃立爲詔。納之劍川。與鐸羅望等雜居。衆尚數萬。皮羅閣破四詔。惟蒙雋尚未加兵。已而王照原喪明。子又質於南詔。國中無主。部下將別立宗屬。南詔謀曰。王瞽更立強明。不易圖矣。不若歸其子。因令人隨往。乘便圖之。於是遣兵送原羅還國。衆遂立之。居數月。送往兵士劫殺。照原南詔遣兵應之。遂據有越嶲。并鹵原羅以歸。自南詔併有蒙雋。土地開闢。與吐蕃接壤。乃使白蠻戍黎溪焉。皮羅閣雖滅。五詔

戶牖板楯  
皆用松木  
之有脂者  
爲易于發  
火而難息  
也

猶恐遺孽尚存。將遺後患。於是建松明爲樓。誘而焚之。而浪穹之鐸羅望。鄧睽之皮羅遐。施浪之施望干。與蒙雋之羅原。皆爲火燼矣。惟越析于贈。遠不與會。後閣羅鳳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水死。獲其鐸鞘。以歸。鐸鞘者。狀如殘瓣。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彝人寶重。月以血祭之。五詔旣滅。其後嗣散居劍順之間者。貞元中。南詔北伐。俱擄之。徙永昌。此南詔謀并六詔之始末也。予旣感慈善妃事。且恨王昱以封疆大臣。貪賄賂養南詔之惡。卒以亾唐也。

結法老勁



著其事。另爲一篇。

養之則驕。激之則怒。千古邊患。盡此兩言。然其始末。有不由貪。功貪利之。小人誤之。也。

南詔叛殺張虔陀李宓等

國家疆場之禍。大率不始於一日。其先必有以養之。其既必有以激之。而禍乃至不可救甚矣。小人之誤國也。南詔至開元天寶間。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然而嫌隙未開。彼猶重於發難。夫以一隅之衆。抗天朝之大。彼有所憚而不敢發。亦情也。邊疆之人。苟能待之以禮。撫之以恩。裁之以義。則亦不難使常爲我用。乃無賴小人。不審勢度。力橫肆。侵暴辱之。以不能堪。逼之以不得已。使彼得有詞於下。而逞於一決。我復無

力以制之一戰不利彼將曰上國之人固如是其不足畏而疆場之禍深矣嗚乎此張虔陀李宓之罪所當次王昱而同服上刑者也李宓初爲雲南太守後以都督同南詔討諸爨旣以計激爨崇道殺爨歸王爨暹等惡南詔解其難奏南詔諸不法狀節度使郭虛已解之張虔陀亦雲南太守貪淫矯詐故事蠻酋謁都督必率其妻子與俱閣羅鳳旣立率妻妾過虔陀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不應輒使人辱罵由是怨憤日深閣羅鳳陰修城堡習馬練兵結好吐蕃以

唐書作仲  
通自將出  
戎嶺州分  
二道進攻  
曲州靖州  
閣羅鳳馳  
表俱不載  
此按鄭回  
德化碑以  
補正史所  
未備

圖大逞於麼些九賧之地置鐵橋跨金沙江以通往來張虔陀知南詔謀唐亦於飽煙蘿山之南築一城以保禦不測天寶九載虔陀奏南詔將叛遣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出南谿路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南都督王知進從步頭路討之閣羅鳳馳表陳虔陀六罪云吐蕃是漢積仇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被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罪合誅彝而却收錄與宿欲令仇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

咸遭抑曲。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弊我六也。書上明皇意稍解。使中官賈奇俊詳覆。奇俊入虔陀路。是虔陀閣羅鳳怒。因遣大將王毗雙羅侍等。揚兵送檄。問虔陀罪。是冬發兵攻姚州。虔陀戰不勝。飲醜卒。遂陷姚州都督府。城中人皆移置別所。空其城。及小彝州凡三十二。閣羅鳳忿既洩。又就安寧城。使王克昭再申已寃。克昭不允。因攻安寧。將陷。聞鮮于仲通大軍已出戎。進次曲靖。意頗懼。遣首領與

雲南錄事參軍安如芝齎狀告仲通曰。蚌鵲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乞居存見。亾在得思。失幸容自新。願還所據。復置府城。仲通不聽。進薄白崖。漸逼江口。閣羅鳳猶遣使再三陳乞。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怒。囚其使。密遣將王天運。遶出點蒼山後。欲腹背交攻。閣羅鳳遣子鳳伽異。大將段儉魏迎山後師。自統大兵戰于洱河。適吐蕃救至。與南詔兵合擊。唐師大敗。仲通僅以身免。王天運亦爲段儉魏所殺。死者六萬人。因遣次

滇史閣羅  
鳳四年改  
元長壽此  
僭有年號  
之始也

子鐸傳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許及子弟十六人  
賚金寶赴吐蕃告捷吐蕃喜命宰相綺祥葉樂册閣  
羅鳳爲東帝給金印授鳳伽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  
馬大將稱兄弟之國號贊普鍾猶言王弟也閣羅鳳  
遂以贊普鍾紀年僭號大蒙國以段儉魏爲清平官  
賜名忠國卽唐天寶十一載也鮮于仲通旣敗徵還  
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調天下兵征雲南十二載  
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率師復置姚  
州以賈瓘爲都督南詔使其將洪光乘及吐蕃論綺

南詔傳斂  
戰鬪築京  
觀揭碑國  
門皆鮮于  
仲通敗後

里徐同圍姚州復陷之擒賈瓘十三載劍南留後李  
宓等率十道兵討南詔衆凡十萬輦餉者不計涉海  
而疫死者相踵閣羅鳳密遣將絕其糧道誘宓深入  
至太和堅壁不戰宓糧盡欲引還適吐蕃論綺里徐  
兵至內外夾擊宓沈江死軍悉潰前後死者二十餘  
萬人閣羅鳳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今天子致  
討兵士何辜乃收亾將等屍祭而葬之今趙州有萬  
人塚焉十四載南詔復使洪光乘與杜羅盛段附克  
等奉清平官趙佺鄧統兵從昆明路與吐蕃相綺祥

李宓未敗  
前事滇史  
從德政碑  
為是

葉樂節度使尚棟贊等陷越雋會同軍肅宗至德元  
載復置越雋以楊廷璉為都督兼固臺登吐蕃使人  
謂閣羅鳳曰不蚤除恐成枝蔓羅鳳遣子鳳伽異以  
重兵駐瀘水上會大軍將楊傳磨牟等與吐蕃軍將  
欺急歷如數道齊入復陷越雋上元三年冬閣羅鳳  
降尋傳驃諸國尋傳國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  
海西近大秦閣羅鳳刊木通道直抵其國以威武諭  
降之并下驃國始於漾共置謀統部與清平官楊佑  
等引兵東伐侵破碌取和子城又取鷄和城置石鼓

縣於沙却地置俗富郡取澂江為河陽郡閣羅鳳登  
覽昆州見安寧雄鎮為諸蠻要衝山對碧鷄波還碣  
石鹽池鞅掌利及耕歡城邑綿延勢連戎焚山河可  
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後二年命子鳳伽異於  
昆州置拓東城以鎮撫東蠻又置安寧縣以蘇閉阿  
衰治之還兵太和城又遣楊佑撫治長州郡車氏枳  
磴等蠻佑于各地建城堡周迴相望數十里蠻民甚  
敬畏之封佑為長州郡公又取曲州靖州置石城郡  
遣昆州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蠻徙戶二十餘萬於

羊野史俱  
作陽咩音  
永

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居林谷。得不徙。代宗大曆元年。更築羊阻咩城于太和之北。名大理。立德化碑於太和城。清平官鄭回撰文。使敘已背唐歸蕃。非得已之故。且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四年。改元長壽。又十年死。僞謚神武子鳳伽異先死。孫異牟尋嗣。追謚鳳伽異爲悼惠王。閣羅鳳父子雖兩戕王師。觀其屢次陳乞收葬。亾師終揭石碑以明已叛唐之故。斯其心亦可哀矣。倘得良節度使。若韋仁壽。韋臯輩。

撫而用之。難何自生。史稱楊國忠當國。喜立邊功。故李宓等阿迎其意。後雖摧敗。猶以捷聞。卒之宓與虔陀絕命蠻境。國忠亦不免馬嵬之誅。小人誤國。國未亾而身先隕矣。彼貪賄養亂之王。豈征吐蕃不利。亦卒貶嶺南以死。嗟乎。戕身名壞國事。貪與淫之爲害。各如彼。顧可不畏哉。顧可不謹哉。

異牟尋棄  
邪歸正功  
實由鄭回  
故並敘於  
篇首

異牟尋復歸唐

異牟尋爲人有智數。善撫其衆。頗知書。其臣鄭回者。唐西瀘令。閣羅鳳陷。嶺州得之。重其惇儒。號蠻利。俾教子弟。得捶榜國中。無不憚。鳳仰異牟尋皆師事焉。尋以大曆十四年嗣立。吐蕃冊爲日東王。改元見龍。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併力。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寇邛峽關。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技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卒走山。德宗發禁兵四千人。

使神策都將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鳳翔節度使朱泚金吾衛大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趨白壩與山南兵合大敗吐蕃與南詔衆斬首六千級生禽與顛踣厓峭且十萬吐蕃怒殺誘導使來者異牟尋始懼興元初遷居羊苴咩城築袤十五里改國號曰大理改元吐先封境內山川爲五嶽四瀆中嶽點蒼山東嶽絳雲露山南嶽蒙樂山西嶽高黎共山北嶽玉龍山四瀆一曰黑惠江一曰瀾滄江一曰金沙江一曰潞江并建祠及三皇廟春

秋致祭設官分職立把國事八人曰坦綽曰布燮曰九贊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將軍曰員外立九爽分理曰幕爽主兵曰宗爽主戶籍曰慈爽主禮曰罰爽主刑曰功爽主官人曰厥爽主工作曰萬爽主財用曰引爽主客曰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又立三托曰乞托主馬曰祿托主牛曰巨托主廩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齋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撫副曰幕覽府有佗酋佗西卽管記判



賧力驗切  
兼去聲

官之類。王自稱曰元。謂其下曰景。王后曰信。麼。妃曰  
進。武外有六節度。曰弄棟。今姚安地。曰永昌。曰銀生。  
今景東鎮。沅曰劍川。曰麗水。曰拓東。今安寧。昆陽之  
間。上元中。鳳伽異築城於此。有二都督。曰會川。曰通  
海。治民者有十賧。一曰雲南賧。一曰白崖賧。又曰勃  
弄賧。一品澹賧。一澄川賧。一蒙舍賧。一大釐賧。又曰  
史賧。一苴咩賧。又曰楊賧。一蒙秦賧。一矣和賧。一趙  
川賧。人丁壯者皆爲戰卒。王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  
苴。韋帶也。兵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羅苴子戴朱鞞。

鍔。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自當長以降。繫金佉  
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民兵出。以望  
苴蠻先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  
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  
四十雙。以是爲差。農無貴賤皆耕。不徭役。人歲輸米  
二斗。是時南詔之境。東至於銅柱。鉄橋。蟠桃。玉榆。東  
南至於交阯。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  
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縱橫數千里。  
國富兵強。每爲吐蕃所役。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

唐虐使之  
則歸蕃者

虐使之則  
復歸唐即  
南詔而邊  
情可睹矣

滇攷 卷上 三  
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苦之。鄭回因乘便說曰。吾國  
兵強不下於吐蕃。而反爲役屬。此自斃也。中國有禮  
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恠利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  
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  
會李泌亦勸德宗。招雲南。以斷吐蕃右臂。德宗乃使  
韋臯爲劍南節度使。臯撫諸蠻。有威惠。東蠻頗得異  
牟尋語。白於臯。臯乃遣諜者。遺南詔書。吐蕃覺之。遣  
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趨蜀之路。又索大臣子爲  
質。異牟尋愈怨。貞元五年。乃決策歸唐。與酋長定計。

遣使趙莫羅睂。由西川。楊大和堅由黔中。東蠻鬼主  
驃旁。且由安南。凡三輩。異道同趨成都。遣臯帛書曰。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  
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  
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  
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  
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  
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  
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

遣訥舌逼城於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汗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跋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人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

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給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源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疆。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且贈臯黃金丹砂。臯護送使者至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獻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諜往覘。臯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

佐時衣荊河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彝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卽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閻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鄭回見佐時，多所指導，故佐時探得其情，乃請牟尋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留二旬有六日而歸。閻勸賦詩以餞之，於是南詔復爲唐臣，皆藉鄭回之力。設當西瀘被難卽

自經溝瀆，與匹夫匹婦何異？惟回能藏志俟時，故國家終賴其用。嗚呼！此固未易一二爲流俗人言也。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請以三千人行，不許。益至五千，乃許之。卽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取鐵橋等十六城，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又上吐蕃所封日東王金印，去吐蕃所立帝號，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湊羅

由石門趨雲南此為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以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復治此道由黎

州出邛部置清溪關號曰南道直達雲南

棟為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賜銀窠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王印。由石門趨雲南，滋至太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鏤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於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授冊印，稽

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手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亾畧盡。唯二人故在耳。酒行，異牟尋奉觴，滋前，滋授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

驃始通中國

復遣清平官尹輔首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黃、琥珀、氎紡絲、象犀。越賧統倫馬朝。廷賜賚甚厚。各授官有差。十一年。驃國王雍羗亦遣使同南詔使。獻其國樂。凡二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作南詔奉聖樂。奏之。詔封雍羗為彌臣國王。七月。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鹵其王。置白崖城。因定麼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苾蠻。掠弄棟蠻。漢裳蠻。

北方賧又名成偶賧。即北勝州。賧音淡。

軟化今騰越。

後人議臯此舉甚失。卒釀再世。成都之禍。

以實雲南東北。開北方賧。徙洱河白蠻。羅落磨些。冬。門尋丁。哦昌七種蠻。以實其地。九月。獻馬六十匹。十二年。異牟尋取越賧。置軟化府。十四年。遣酋望大將軍任丘各等賀正。兼獻方物。十五年。謀擊吐蕃。以澄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壑。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雋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為所脅。反為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

悉集。是夏蕃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臯揣蕃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雋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雋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都羅爲都統。遣尚乞力欺徐濫鏢屯西貢川。異牟尋與臯相聞。臯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雋州。約南詔有急皆

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報雋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蕃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二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願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願城以來。徙其人二千於宿川。臯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繫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旣煎讓

律以兵距十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衆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詣忠義降。於是蕃氣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蕃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苦唐詔犄角。亦不敢圖南詔。臯令免拔兵。雋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莽熱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絕瀘破。

蕃屯斬五百級。蕃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蕃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蕃於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雋州。患未艾。常謂南詔爲兩頭蠻。以挾唐爲輕重也。會蕃薦饑。方葬贊普。調歛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蕃法爲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賈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劔山。收雋州。以絕南詔。臯卽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歛田。邠隴焚萊。可困蕃入。臯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



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臯曰。蕃聲取  
鶴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蕃不出者。  
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蕃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蕃多  
詐。疑繼以大軍。詔臯深鈔賊鄙分其勢。臯表賊精鎧  
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黨項畜產耳。  
俄聞蕃破麟州。臯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  
彝。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  
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  
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塚百五

終未授鄭  
同一官豈  
韋臯欲攘  
其功而隱  
之耶

十。所斬首萬級。生擒論莽。熱獻於朝。獲鎧械十五萬。  
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鹵二萬。  
涇原鳳翔軍敗吐蕃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  
多。帝遣中人尹偕慰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  
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十九年正  
月。旦上御含元殿。受南詔朝賀。以其使楊模龍武爲  
試太僕少卿。韋臯亦以招南詔破吐蕃功。進檢校司  
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賜之。憲宗元  
和三年。異牟尋卒。帝聞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卿武少

驃信之稱  
始此葬語  
君也

儀持節吊祭册其子尋閣勸為南詔王。賜元和新印。其國人私謚異牟尋曰孝桓。上尋閣勸尊號曰驃信帝。改元應道。以善闡為東京。太和為西京。四年死。偽謚孝惠王子勸龍晟甫十三歲多狎小人既冠益淫肆嗣位十年為其下王嗟巔所弑而異牟尋之業始衰。

王嗟巔入寇詔弄棟節度使一名蒙直顛唐永貞元年勸龍晟嗣立改元龍興淫肆不道十年王嗟巔因民怨弑之偽謚幽王立其弟勸利晟恐唐見討去帝號求和唐為廢朝遣少府少監李銑為册立吊祭使勸利晟立改元全義賜王嗟巔姓蒙氏號大容華言大兄也任清平官決國事是時黃洞蠻屢叛邕管間連歲被兵嗟巔乘釁遂東寇安南然朝貢每歲不絕穆宗長慶三年始賜印是年勸利晟死於東京偽謚靖

唐書作勸  
利志畧作  
券利眞記  
稱勸利晟

王嗟巔南詔弄棟節度使一名蒙直顛唐永貞元年勸龍晟嗣立改元龍興淫肆不道十年王嗟巔因民怨弑之偽謚幽王立其弟勸利晟恐唐見討去帝號求和唐為廢朝遣少府少監李銑為册立吊祭使勸利晟立改元全義賜王嗟巔姓蒙氏號大容華言大兄也任清平官決國事是時黃洞蠻屢叛邕管間連歲被兵嗟巔乘釁遂東寇安南然朝貢每歲不絕穆宗長慶三年始賜印是年勸利晟死於東京偽謚靖

王子豐佑嗣。豐佑矯敢善用。其下慕中國。始不連父名。唐書謂佑乃利晟弟。野史滇載記。皆謂利晟子。仍連父名稱。晟豐佑焉。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冊立。豐佑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文宗太和三年。與王嵯巔謀入寇。以蜀卒爲鄉導。十一月。襲破雋戎二州。又陷邛州。遂北抵成都。成都自韋臯結好南詔。四十年無蠻倣。兵備懈弛。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士多流入蠻境。蠻衣食之。盡得蜀之虛實。以故長驅無能禦者。惟蜀將尹偃率衆數萬保邛峽關。聞蠻

寇至。恃勇出關。逐蠻數里。伏發。馬倒。中數十創而死。蠻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資居民。市不擾肆。將還。乃取諸經籍。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至。嵯巔身自殿。至大渡河。謂蜀人曰。此南吾土也。爾去國當哭。聽爾哭。別故鄉。衆皆號慟。赴水死者十二三。餘皆被掠歸。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中國侔矣。十二月。東川節度使郭釗爲書責嵯巔背盟。朝廷亦遣將董重質率大兵南伐。嵯巔懼。因復書郭釗。歸罪杜元穎。以修好焉。明年。豐佑上表自陳兼疏。

章南康能  
使蠻爲我  
用李平泉  
能以我制  
蠻均稱西  
南良翰其  
策不必相  
非也

杜元穎之罪已復遣使入朝朝議移李德裕爲西川  
節度使德裕既至議章臯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  
文法啓戎資盜其策非是今非痛革不能刷一方恥  
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  
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  
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定凡二邊情僞盡  
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奏遣獐耄  
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  
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

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  
築伏羲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  
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峽關徙  
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又轉邛雅粟以佐內粟陽山  
之運十月爲漕始不涉炎月輦夫得免瘴毒自德裕  
爲劍南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  
還所俘掠四千人五年又遣使貢方物六年南詔掠  
驃國民三千徙之拓東文宗開成四年五年武宗會  
昌二年俱遣使來朝六年復寇安南節度使裴元裕

死之自德裕經理西川。蠻不敢窺蜀。遂專力東方。安南日苦兵革矣。宣宗大中十年。南詔於東京建五華樓。以會西南彝。十六大國君長。樓方廣五里。高百尺。上可容萬人。又樹碑金馬山。以記方物。十二年。安南經畧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彝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一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十三年。豐佑死於東京。佑在位三十六年。改元二。曰保和。天啓。偽謚昭成。王子世隆嗣。南詔野史。王嵯巔弒豐佑而

世隆唐書以廟諱作

坦綽酋龍立

篡位。段宗榜救緬回。誘誅之。立世隆。滇史載篡位被誅者楊苴顛也。然唐書古滇說滇載紀皆不載。豐佑被弒事。姑缺之。南詔至豐佑王嵯巔。而蠻益輕中國矣。杜元穎不恤士卒。蜀民被擄。李琢苛墨自私。安南遂陷。然則豈蠻之能輕中國哉。自取之耳。李德裕為劍南。其事不在滇。而予詳志之。以見有善於治國之人。蠻彝自不得逞其長技也。乃在廷方朋黨相傾。以至於敗。唐宣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茲於南詔亦云。

... 其... 不... 動... 中... 國... 對... 官... 卒... 罷... 另... 好... 意... 卒... 自... 天... 家... 而... 自... 天... 家... 而... 自... 天... 家... 而...

世隆僭號

廉音久使屬也

世隆以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立。改元建極。先是世隆父豐佑遣使朝貢。利賜與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納。蠻僭豐佑怒。即謾言索質子。已而佑死。是年宣宗亦崩。懿宗遣內臣告哀。世隆初立。凶狠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書。乃賜故王。於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還。朝廷以世隆名犯廟諱。復無朝貢。不告國喪。亦絕冊立弔祭使。世隆遂僭號稱皇帝。改國號大禮。改西京曰中都。善闡東京曰上都。寇播

安南之陷  
以蔡京忌

州陷之。咸通元年。陷武州。安南都護李鄠棄州走。以  
王寬代之。二年。攻邕管。經畧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  
奔蠻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為經畧使。數  
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九月。又寇雋州。時杜  
侗為相。方議遣使弔祭宣撫。并詔驃信以名嫌。册命  
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  
隆陷雋州。遂止不行。三年。以蔡襲為安南都護。時七  
縮洞首領李由獨附蠻。王寬不能制。故以襲代之。襲  
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憚畏不敢出。左庶子蔡京

功課圖異  
不勝誅

經制嶺南。忌襲功。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幸功。多聚  
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  
累表不報。即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  
肆不省也。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伎貪尅。峻條令。為  
炮熏剗斫法。下愁毒。為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  
討使印。召鄉兵北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  
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畧安南。  
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詔襲按軍海門。襲  
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將楊思儋麻

蔡襲可惜

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  
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閤宗  
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渡江。督荆南兵入  
東鄂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殺鹵十五  
萬人。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為安  
南督護。南詔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才。願更擇人。會  
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  
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  
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為都護府。調山東兵萬

諭士珍以  
貪獍失雋  
州

人益戍。以容管經畧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畧安南。茵  
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  
在招還。抹卹之。免安南賦入二年。分兵屯容。藤。披蠻  
勢。五年南詔回掠。鶴州。以搖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  
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渡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  
史喻士珍貪獍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  
蠻至開門降。盡殺戍卒。士珍遂臣於蠻。安南久屯。兩  
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夏侯孜言張茵懦不足事。請  
悉以兵授高駢。從之。駢以選士五千渡江。敗林邑兵



高駢用兵  
儘有可觀  
惜未路不  
振耳

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楊思僭燒貲畜走世隆遣楊  
緝思助段酋遷共守安南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趙  
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  
鬪斬其將張詮李滂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  
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  
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  
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收所獲贍軍  
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  
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

代駢而駢已拔安南斬酋遷等晏權方挾維周發海  
門檄駢北歸適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艦艦  
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  
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  
刑部尚書仍鎮安南初世隆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  
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請以敵國禮見  
福不許導譯五返日盱士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捽  
辱之械繫於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卽挺其繫表縱  
歸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

貪黷相承  
邊事烏得  
不壞

明年世隆使楊酋慶等來謝釋囚。且歸成都俘三千人。先是李師望請析邛蜀嘉眉黎雅鶴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廷議是之。卽以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距成都才五舍。鶴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旣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于師望。時蠻役未興。而定邊已困。世隆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

引衆伐木開道。經雪岷。盛夏卒凍死者三千人。遂奄至沐浴川。闕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兗海兵五百往戰。一軍盡覆。世隆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鶴州。攻清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九日。八夜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竇滂自勒兵戰。世隆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

未半。蠻將爭岸。譟而進。滂不知所爲。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却。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峽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亾。失。世隆進次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世隆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其修守備。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彊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世隆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請降。大使通好。以紓

危城之狀  
如目擊

其深入。懿宗遣大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虬結蠅營。忸鹵。剽小利。處處畱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盜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其飲摩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澄筥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卽其坎瘞之。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爲耽治攻具。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槌。斧分左右。番休日。隸於軍士。心侈欲鬪。世隆給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坦綽。杜元忠議和。元忠言驃

信見耽自議之。請具車蓋葆嬰。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廳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仍馳去。蠻稍前。傅外郭。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潛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狗城左有民樓。

輦部本切  
車上蓬也

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城。中以巨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耽遣李壽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撤民鄣落。爲蓬籠如車輦。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恣以髡貯糞。潘浚。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擊錦江樓。衆失色。耽遣將出。三面苦戰。始引郤。蠻利夜晦。輒薄城。城上聞呼嘯。衆齊奮。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支詳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母多。

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謀開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詳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卽頽焚火于孺。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輜。仆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渡河制置。

劍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會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世隆遣酋望楊定。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趨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世隆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僊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

中國以和  
餌蠻蠻亦  
以和誤中  
國謀邊者  
毋謂我智  
而人愚也

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世隆。知不敵。夜撤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卽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世隆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旣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於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已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塹。乃教耽

濬隍。廣三丈。作戰棚於陣。列左右屯營。營列五區。區卒五十。蔣皂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旛連弩。自是南詔憚之。世隆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讐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組舟大渡河以濟。爲刺史黃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設伏以待蠻。躡追之。爲景復所敗。歸至之羅谷。會蠻踵來。還攻大渡河。什旗息鼓。請曰。坦綽欲上書天子。白寃事。

成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入玉壘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驛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憇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彝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修。故令爾突我疆。

場。然毗橋沱江之敗。積斃附城。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凡部有彊弩二百。縛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掇刃輔之。短矛二百。連鎚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畧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十日。儻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讐。雖女子。

麟巨禁切  
齧音械切  
齒恨怒貌

能麟齧薄賊。况疆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番。為爾  
仇家。今顧臣之。何恩讐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  
宮。非邊彝所宜舍。神怒人憤。驟信且死。所差王保成  
四十人送書。並已囚繫。候軍前。釁鼓。今發遣鄮龍段  
首遷二人。持此報書。是時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  
兵為固守計。坦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畧使秦  
匡謀懼。奔荆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  
使。俄攻黎州。黃景復擊走之。僖宗乾符元年。劫掠雋  
雅間。破黎州。入邛峽。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

黃景復雖  
有大渡河  
之敗。而三  
勝蠻師。猶  
在議功之  
列。遽斬之  
何哉。

詔徙太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移鎮成都。駢乃奏  
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饜窮乏。今左神策所發  
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羗戎。不可以  
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未至。先以帛書軍號其上。  
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懲交趾之敗。望  
驛而遁。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渡河。奪鎧  
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  
駢召景復。責大渡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  
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

真文  
卷七  
七



初安南經畧判官杜驤。爲蠻所俘。其妻李瑤宗室女也。故世隆遣瑤還。通木夾遺駢。使丐和解。駢答以牒。其畧云。雲南項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蕃。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片善旣知。大恩合報。忽窮兵黷武。掠土侵疆。再犯朗寧。重陷交阯。兩俘邛蜀。一刦黔巫。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阯都護。不閑理兵。朗寧元戎。未解誅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沈白衣沒命之衆。如赤日消冰。殺朱弩佞苴之軍。若洪爐焰雪。

其於勝負。詔國洞知。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疑阻。直擬誅鋤。不比從前師臣。只務姑息。前詔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繼來。侵欺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並已軍令。處置詔國前後。俘鹵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驤妻。言是没落。杜驤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没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令返國。杜驤早歿。不得還鄉。今則訓練番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黔蜀齊進。勳名須立。國

亦有經書  
不免爲和  
親張本

史永書且杜驤官銜李瑤門第不是親近但王室疎  
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并詔國木夾並差人押領進  
送朝廷故牒世隆得書大震先是成都府無羅郭蠻  
至遂成灰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駢畫地議築之慮畚  
鍤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仙入南詔宣言躬自  
巡邊凡九十三日樓櫓備具旌旆竟不行自南詔叛  
使至其境世隆不肯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景  
仙攝使往世隆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  
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

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  
爲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渡河三城列屯拒險料  
壯卒爲平彝軍南詔氣奪世隆恚發疽死於越鶴景  
淨寺僞謚景莊皇帝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  
十年中國爲之虛耗然安南之陷以蔡京之忤剋定  
邊軍之敗以李師望竇滂之貪庸召亂有由千古一  
轍也盧耽力保成都足稱墨守他則牛叢之書高駢  
之牒讀之猶強人意乃卒無能踰大渡河而南少雪  
國恥者君子以是歎唐祚之將終也雖然南詔至世

隆而戰將勁兵半盡於外其國亦漸衰矣

唐與南詔和親

唐末南詔屢為邊寇皆邊帥不得其人有以啓之苟

制之有道其順則役使之可也否則誅之可也即力

不能制嚴關隘增戍卒絕不與通亦可也以堂堂天

朝而欲與講舅甥之禮嗟乎此有唐所以不振也世

隆死子隆舜嗣改國號曰大封民國改元貞明承智

大同自號大封人隆舜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

罽鏤金帶國事顯決大臣四年遣陀西段瑰寶詣邕

州節度使辛讜請修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高

唐書作子  
法嗣志畧  
作法堯攷  
諸書皆作  
隆舜蓋法  
者繼王之  
號當是史  
失其名故  
以法稱今  
從隆舜為  
是

海  
卷一  
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請不置。詔宰相鄭畋、盧攜議之。攜是駢議，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骨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型四方？皆賜罷。辛讜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騎數十曳長矛，擁絳服少年，朱繒約髮，典客伽陀首孫慶曰：此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

刺音恣  
諫首聲

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刺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隆舜驃馬，逐以爲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雲虔與驃信抗禮，驃信不悅。使人謂雲虔曰：貴牒欲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乖隔，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宗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聞此言，乃設宴禮待，偃子捧瓶盃，四

彷彿富鄭  
公語雲虔  
可謂不辱

安潛有此  
力量何不  
悉以蠻事  
委之

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問客春秋大義。授以木夾。遣還。終不肯奉表稱貢。是時駢徙節鎮海。劾澹等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慰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畜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朝廷畏怯。無能為。脫有他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

彝臣比移書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謀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疆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袞奔邕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乃諭說帝曰。陛下初卽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蜀。畱蜀。暮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盟未繕甲。訓兵蠻彝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雲虔之使。驃信答拜。其于禮不為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

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  
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  
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  
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  
死瘡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亾命爲盜可爲痛心前  
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異望蒙法立三  
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朝廷府庫賈  
兵甲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况安南  
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

法卽隆舜

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彝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  
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  
少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內常侍劉光  
裕爲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  
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隆舜遣宰相趙  
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  
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  
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  
使者來迎主獻珍怪瓊屬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

結親鳩使  
尤非天朝  
舉動高駢  
真謀之不  
滅矣

為解光啓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醮為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號王約為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滇中諸書紀和親事俱言以宗室女妻之南詔野史載唐僖宗廣明元年以安化公主和親光啓元年滇王遣楊奇肱送公主歸唐與唐史不合安化公主傳亦未載入滇事故斷從正史云昭宗乾寧四年隆舜以嬖崑崙女淫虐無道為其臣楊登所殺偽謚宣武子舜化真嗣亦遣使款黎州上書修好唐欲報以詔書

志畧作楊定趙登弒

王建有此瞻當益見高駢不濟

王建曰小彝不足以辱詔臣在四南彼何敢犯塞從之舜化真立四年布燮鄭買嗣弒之奪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邏至舜化真傳十四世共二百四十七年世隆好殺隆舜多嬖寵臣下專政故不二世而國亾

鄭買嗣趙善政楊于貞篡奪

鄭買嗣鄭回之後世為清平官及買嗣執政蒙隆舜

多嬖倖淹留東京又縱殺戮失下人心買嗣遂廣布

腹心與高贊協謀盡除異己是年密令豎臣楊登弒

隆舜於東京立其子舜化旋誘回西京舜化不知輕

車回大封民國入宮被弒時唐昭宗二年也買嗣遂

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安國尊其祖鄭回曰高

祖皇帝建廟社五岳四瀆一依蒙詔之舊諸蠻三十

七部心不服謀起兵問罪買嗣懼誅楊登以塞眾口

三十八年之間號令三嬖亂臣賊子雖蠻裔且不能久容夫亦可以鑒矣



已而黃巢賊黨朱溫篡唐與李克用治兵相攻王建  
又據蜀自立南詔聲息不復通中國故鄭氏安有滇  
土然銀生部如景東鎮沅金齒白蠻終不服從在位  
八年死偽謚威德桓皇帝子仁旻嗣時後梁太祖開  
平四年也仁旻立三年寇蜀黎州王建大破之俘斬  
數萬級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仁旻以朱鬃白馬求婚  
南漢漢主以增城公主妻之四年服丹藥死改元五  
日天瑞景星安和貞佑初曆偽謚肅文子隆亶嗣後  
唐明宗天成元年改元天應二年東川節度使楊干

貞欺隆亶幼弱假以朝見入東京令人毒殺之偽謚  
恭息推趙善政立之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  
趙氏趙善政寧北佞逸塲人微時採薪山中午寢夢  
神曰薪具矣歸告其母後日偕往復然又嘗居浪穹  
縣天馬山下有山狀如龜蛇其左澗有泉右澗無泉  
有樵青神者善咒法善政謂之曰若能分水於右澗  
乎青神遂以斧柯觸山右澗泉卽湧出與左澗均爲  
清平官一日途行天落石於前石裂有朱文曰善政  
爲天子及于貞弒主皆善政協謀于貞欲自立時鄭

志畧作國  
號興元改  
元應天

氏宗族尚數百人。恐有變。且以石文之異。乃陽推善  
政立之。令盡殺鄭氏後。買嗣舊臣高氏。頗不平。然畏  
于貞。皆變姓名自匿。善政篡立。改國號曰大天。興改  
元尊聖。天成三年。有爲善政謀者曰。于貞不自立而  
讓主君。以惡名歸人。旋欲自利。計甚狡也。宜解其兵  
柄以漸除之。不然禍必及。善政以爲然。于貞聞之。大  
怒。卽擁兵入朝。廢善政。幽殺之。僞謚惠康。善政立甫  
十月。而爲楊氏。楊于貞。和村人。母彌象。有殊色。蒙隆  
舜私之。有孕。後適漁人楊氏。生于貞。父捕魚。貞在船。

見水中有人。龍衣冠。冕鳳鳥。白光之祥。呼父視之。見  
是兒影。大喜。後遂滅趙。改國號曰大義寧。天成四年。  
改元興聖。明宗長興二年。改元大明。于貞旣得立。益  
忌羣下。誅戮不測。貪虐無道。中外咸怨。不二年。通海  
節度使段思平。起兵討之。于貞不能禦。出走永昌。自  
縊死。僞謚肅恭。時後晉石敬瑭。天福元年也。

思平為故  
主復仇其  
得國與鄭  
趙揚輩異  
矣享祚長  
久宜哉高  
氏為段世  
臣與國終  
始中間受  
而復還尤  
非人情所  
及豈得謂  
南蠻無人  
物乎元史

段氏大理國始末

段氏之先為武威郡人。唐天寶末。段儉魏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及長。智量不凡。仕為通海節度使。楊干貞篡立。思平圖雪國憤。深自韜晦。干貞忌之。思平慮不免。卜于秀山神祠。往巴甸。就其舅爨判自匿。干貞索捕甚急。思平與買嗣舊臣高氏暱。高方為善巨守。亦有志興復。密遣人招思平。思平與其弟思良。軍師董伽羅。走就之。追者在後。晝夜兼行。至藥師寺。避入。計必死。頃

畧而不載  
得此表章  
遂添千古  
佳話

之追者去。出視則門封蛛網矣。至品甸波大村。得奇  
戟。又葉鏡湖有妖物。夜出食人。行旅不敢進。思平持  
戟暮至。見水際隱隱有光如疋練。逼視之一馬伏不  
動。收得之。乃神驥也。日行數百里。追者莫能逮。行山  
谷中餒甚。摘野桃剖食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怪  
之。以語董伽羅。對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  
楊氏政亂。吾當是日舉義乎。遂至善巨。與高氏謀。高  
曰。東方諸部。聚之可得勝兵數萬人。動以大義。罔不  
濟矣。遂往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會

解俱出人

於石城。衆十餘萬。鼓行而西。所向無敵。師至河尾。是  
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  
敢進。董伽羅曰。三夢皆吉進也。公爲丈夫。夫去首爲  
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  
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也。三夢皆吉進也。  
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  
纓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  
理。從之得濟。遂以後晉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入關。楊干貞戰不勝。率妻子走永昌。欲入緬國。以圖

恢復思平追至萬箭樹自縊死。親屬皆俘。思平自立。改國號大理。都陽苴咩城。改元文德。盡逐楊氏邪臣。除苛令。以董伽羅爲相國。封高氏爲岳侯。分治成紀。巨橋等地。封爨判爲巴甸侯。祠秀山神。加恩三十七部。於是遠近歸心。諸彝君長各來貢獻。後晉開運二年卒。在位八年。僞謚太祖。子思英素不肖。思平在日。常欲廢之。以諸臣諫止。將死。謂弟思良曰。吾子非承大業者。爾其善續吾緒。思良泣受命。及思英立。改元文經。淫戲愈甚。董伽羅諫不聽。乃與思良謀。以先王

段氏序國  
長久皆自  
此數言基  
之後之妄  
逞螳臂自  
取滅亡者  
正爲未聞  
此言耳

命廢爲僧。而立思良。改元至治。在位六年。以後周廣順元年死。僞謚聖慈。子思聰嗣。改元明德。明年又改廣德。時蜀王孟昶不理國事。日務奢縱。委任非人。大理規知之。欲乘釁攻蜀。高侯不可言。蒙詔強盛時與吐蕃連兵。尚不能侵奪巴蜀。卒以黷武釀內變。宗社不保。今聞周主英明。削平僭亂。孟蜀必爲所併。吾國弟當修葺城堡。練兵養民。以觀時變。何必勞師遠征。啓釁召禍。思聰從其言。不敢入犯。在位十八年死。傳子素順。時宋太祖已正位中國。王全斌受命平蜀。欲

素英志畧  
作秉英後  
凡稱素者  
俱作秉

因兵威取滇。以圖進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所有也。由是雲南不通中國。素順在位十七年。改元明政。好黃老。恬淡無爲之教。於是道教始盛。黃冠徧滿國中。然恭儉自持。下人奉令守職。國中稱爲賢明。太宗雍熙三年卒。僞謚應道。子素英嗣。時雲南大旱。素英爲民禱雨。或言金輪寺有圓石如磨。高僧摩伽陀所遺。天旱以石浸池。天卽雷雨。名曰濟旱石。遂欲令人昇取。岳侯曰。遠難致也。因就都下黑龍潭。以虎頭投之。名曰攪龍。以龍

虎能致風雲也。果得雨。淳化五年。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辛怡顯使南詔。時蜀順賊與南蠻結連爲寇。朝廷覓能使滇者不可得。乃詔募命官士庶通邊事者。往黎嶠界招撫之。故辛怡顯自薦請行。至道元年始迄事而歸。後作雲南錄獻之。南寧酋長龍漢瑋遣使率西南牂牁八番諸彝貢方物。素英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統。明治。真宗祥符二年卒。僞謚昭明。子素廉嗣。改元啓明。素廉一子阿統。性頑鈍。不知禮義。飲博好色。宣淫於國中。素廉嘗

滇 卷 一  
以爲憂。乃與國相謀立其姪素隆爲嗣。而廢阿統。幽於別館。穴地通飲食。乾興元年。素廉卒。在位十四年。僞謚宣肅。姪素隆嗣。改元明通。阿統之廢也。素廉之妻撫統子素真。素真幼警敏。識人意表。阿統幽死。祖母憐素真不得立。使人讓高相。高相言於素隆。素隆避位爲僧。傳國素真。素隆在位五年。亦無失德。後卒。謚秉義。仁宗天聖四年。素真立。改元正治。在位十五年卒。僞謚聖德。子早卒。孫素興立。改元聖明。時仁宗慶曆元年也。素興年幼好佚遊。廣營宮室於東京。築

春登雲津二堤。分種黃白花其上。有遶道金陵。縈城銀稜之日。每春月挾妓載酒。自玉案三泉。溯爲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鬪草簪花以爲樂。時有一花能遇歌則開。遇舞則動。素興愛之。命美人盤髻爲飾。因名素興花。後又訛爲素馨云。素興立五年。征歛苛急。民不安生。高國相與諸大臣共廢之。後死。僞謚天明。思良之後。無可立者。乃更立思平之孫思廉。思廉體貌魁傑。德量過人。國中翕然曰。此我祖餘慶也。皇祐元年。廣右儂智高陷邕州。攻梧州。狄青擊敗之。謀入大理。

特磨今廣  
南府和泥  
今元江

今交水

滇  
狄青遣楊文廣等率勁兵追之。至阿迷州合江口。智高已渡江不及而返。智高之遁也。其母與二弟留特磨道。余靖乃令邕州守蕭注帥師潛往擒送關下。又募死士使大理以求智高。智高子身投蠻。至和泥。其酋盧豹等皆不及從。蠻人疑之。且虞其險詐。鳩而殺之。大理遂函其首以歸於京。至是段氏始與宋通。時宋兵駐邕。大理震動。因遣高護軍至曲靖以防不測。而磨彌部酋蒙提居烏蠻要害地為梗。高護軍因兵力取易。陬籠城令人鎮守之。思廉在位久。改元保安。

正安。正德保德。高護軍死。思廉於花樓前立高國公輔政碑。命僧子雲撰文報其推戴之恩也。在位三十一年。避為僧。後謚孝德。號興宗。禪位於子連義。改元上德。時神宗熙寧八年也。思廉在位。素慕中國。嘗欲求通。至是遣人入貢。神宗以遠人向化。不欲深拒。然非舊典故。大理使者不領於鴻臚。別為禮遣。連義立六年。為其臣楊義貞所弑。時元豐三年也。義貞篡位。凡四月。岳侯高智昇遣子昇泰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連義之從子壽輝。壽輝立。改元上明。以靖亂功加。



智昇太保。封德侯。子昇泰善闡侯。高氏世執政柄。威令盡出其手。智昇因權勢太盛。自求退位。乃令昇泰代已爲相。而自領善闡牧。建宅於五華山下。鑿井得泉以居。自號清侯。又令工官伽宗築城于呈貢之西。號伽宗城。又以弟義勝治祿琿。以高福守易門。以高連慶治羅部。以侄泰運守安寧。於楚雄築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侄子量成。而巨橋皆世爲高氏。有一門之盛。半於大理矣。壽輝立二年。逼於高氏。不自安。避位爲僧。更立思廉之孫正明。改元保定。時神宗元豐

南詔野史  
作因天變  
禪位

五年也。後又改元建安。天祐在位十二年。性謹恪。尚儉素。哲宗紹聖元年。亦避爲僧。國人奉高昇泰立之。是爲大中國。改元上治。而段氏中絕。高氏聚族威楚。而定遠之外。已近北邊。高氏嘗以爲患。至是昇泰命雲南些莫酋。徙民三百戶於黃蓬窰。昇泰立二年。將死。謂其子泰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昇泰死。泰明遵父遺命。復立段正明之弟正淳。改元天授。是爲後理國。以高泰明爲相。高泰運爲柵主。賞罰政

觀此覺唐  
宋猶有漸  
德曹操司  
馬懿父子  
無論矣

令皆出其門。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徽宗崇寧二年，遣高泰運入朝，求經籍，得六十九家，以歸。後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家註、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皆泰運所求得也。正淳又改元明開，天政文安。在位十三年，避爲僧，後卒，僞謚中宗。徽宗大觀二年，子正嚴嗣，改元日新，文治永嘉。保天廣運，正嚴勤於政事，愛民用賢，與國主高量成謀，遣使入廣南求內附，觀察使黃璘奏聞，許之。政和六年，

遣進奉使天駟、爽彥、貴、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貢馬三百八十四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又有樂人善幻戲，卽大秦、犍軒之遺名。五花、鬪弄，徽宗愛之。使梨園優人學之，以供歡宴，賞賜不貲。七年，宋遣使冊段和譽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和譽疑卽正嚴也。後因大理通貢，有土書請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嘗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爲境，歷百五十年無患。今於河外置城邑，邊隙開，非中國之

正興野史  
作易長

福也。乃止治黎州。宣和中。高泰運爲相。貽木夾於邊。將駱魯瞻以求入貢。高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皆因中國多故。不見許。惟於黎嶠境內。彝民私和貿易。有司不禁焉。五年。廣西邕州置提舉司。市馬於羅甸等彝。六年。廣西經畧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優禮。答之。正嚴立四十年。避位爲僧。後卒。僞謚憲宗。紹興十七年。子正興嗣。改元永貞。大寶龍興盛明。建德。正興能守父遺緒。高量成佐之。亦稱賢相。未幾。量成退居威楚。然國有大事。正

智興志畧  
作正智

興必遣問。乃決。量成在威楚。能恤孤寡老幼。風俗化之。稱爲彝中君子。正興立二十五年。亦避爲僧。後卒。僞謚景宗。孝宗乾道八年。子智興嗣。改元利貞。嘉會。孝宗淳熙八年。大理相高護隆封其長子隆政爲姚府越嶲會川三郡演習智興使。烏蠻阿剌爲羅武部長。其後裔孫法瓦浸盛。併納洩昵共籠等地。以其遠祖羅婺爲部名。淳熙十二年。智興奉佛建興寶寺。君相皆篤信佛教。延僧入國。朝夕梵咒。不理國事。於是國婦女悉赴僧舍受戒。僧亦置室。名火居僧。智興在

智廉滇載  
記作連

位二十九年卒。僞謚宣宗。寧宗慶元六年。子智廉嗣。改元鳳曆。元壽在位六年卒。無子。僞謚享天。寧宗開禧元年。弟智祥立。改元天開。智祥喜怒不常。恃才妄作。多好奇怪。常東泛螳螂川。於洛陽山上鑿十六羅漢。建法華寺。山下田免租。以供僧人。安寧溫泉亦盛飾。宮殿男女異室。極爲華麗。又以段祖起於通海。乃就秀山建啓祥宮。令人守之。理宗寶慶三年。智祥改元仁壽。在位三十四年。禪位於子祥興。後卒。僞謚神宗。祥興以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初元太祖鐵

木貞將南征大理。至鐵橋石門關。遇角端獸而還。至是已滅金圖宋。先謀取蜀。宋余玠守重慶。元不能入。乃議由吐蕃出大理。淳佑元年。黎州守閻師古言大理請道黎雅入貢。安撫使孟珙却之。使道邕廣。四年。蒙古兵出靈關。蜀人震恐。大理遣將高禾迎戰。敗死。會元主窩濶台卒。兵還。宋遣使祭禾。以其禦元也。祥興在位十六年卒。僞謚孝義。子興智嗣。改元天定。時宋淳佑十二年。卽元憲宗元年也。元復議南征。命太弟忽必烈分三道。以宋寶佑元年十一月進薄大理。

滇文 卷二 頁一  
興智及其相高泰祥迎戰大敗。興智奔善闡。泰祥奔姚州。被執。論之。降。不屈。命斬於五華樓。泰祥臨刑。嘆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爲臣。殞首。吾事畢矣。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太弟異之。曰。忠臣也。禮葬之。其妻段氏抱少子瓊泣訴。太弟指謂侍臣曰。此忠臣之後。善視之。乃命世其官。長子長壽在威楚內附。卽以爲威楚萬戶。寶佑二年。太弟班師。留大將兀良合經畧雲南。攻善闡。克之。興智被執入朝。赦以爲摩訶羅嗟。領諸蠻從征交趾。後又入朝。未至卒。元遣使諭祭。追

公論  
贈大理向義王。賜物歸葬。以其弟段實爲總管。卒。與元相終始焉。段氏自段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世。皆僭稱皇帝。有廟謚。年號。凡三百五十年。而國亡。宋史成於元脫脫。大理國傳。寥寥無可表見。豈爲其遠保一方。征伐聘問之所不及。而畧之歟。按自後唐以迄南宋。中國相尋於干戈。獨雲南一隅。享太平者三百餘載。其恩澤及人亦遠矣。匪獨其主賢也。卽高氏之爲相。如岳侯之保境養民。智昇之計滅篡逆。泰明之復子明辟。泰祥之殺身成仁。咸不媿爲世臣焉。故詳

紀其女三十一  
史所未備

...

...

...

...

...

...

...

...



